

第一輯

革命先烈集

何蒼海題



第一輯

革命先烈集

考卷後題



## 編輯大旨

(一) 本集編輯之旨在搜集本黨先烈遺像及其歷史以表揚先烈爲革命犧牲之精神藉以勗勵黨內之同志

(二) 本黨先烈甚多其遺像及歷史搜集自需時日茲爲應黨內同志需求起見特先將已得之一部分編爲第一輯付刊其餘俟搜集完畢卽繼續編印

# 目錄

、史堅如烈士	一
秋 瑾烈士	三
徐錫麟烈士	八
、陸皓東烈士	一三
吳 樾烈士	一六
○ 溫生才烈士	二〇
○ 陳敬岳烈士	二三
、林冠慈烈士	二六
○ 鍾明光烈士	二九
、羅 坤烈士	三二
、龐 雄烈士	三三

喻培倫烈士	三
林文烈士	四〇
宋玉琳烈士	四四
方聲洞烈士	四七
林覺民烈士	五〇
石德寬烈士	五六
李文甫烈士	五八
陳文褒烈士	六〇
林尹民烈士	六三
李德山烈士	六七
陳興麟烈士	七二
羅仲霍烈士	七六
陳可鈞烈士	七八

○ 饒輔廷烈士	八一
陳更新烈士	八三
程 良烈士	八六
馮超驥烈士	八九
劉鍾群烈士	九三
○ 林修明烈士	九七
劉六符烈士	九九
、 李炳輝烈士	一〇三
、 李 晚烈士	一〇五
、 郭繼枚烈士	一〇七
、 余東雄烈士	一〇九
、 黃鶴鳴烈士	一一二
、 勞 培烈士	一一二

周 華烈士	一一三
杜鳳書烈士	一一五
羅 聯烈士	一二六
羅遇坤烈士	一二七
李文楷烈士	一二八

# 史堅如烈士



史烈士堅如，諱文緯，

先世徙居於粵，遂爲廣東番禺人。

聰穎好學，擅詩能畫，貌姣好如女子，

而性嚴鎮果毅，待人接物，真摯誠懇，

萬然可親。年弱冠，即浩然有復國之

志。聞總理革命談，傾心無已，東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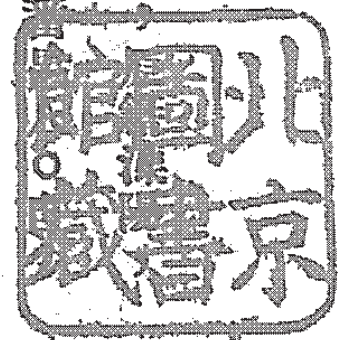
留學日本時，即加入興中會，旋受總理

任命，偕日人宮崎至長江沿岸，聯絡哥老會，以壯聲援。總理以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

後，密謀再舉，因命鄭士良入惠州舉義，而命史入廣州招集同志，以謀響應，史偕鄭陸

南入粵，以軍餉無着，謀賤售其家業充之，因庚子義和團影響，日久無所成，以故聯絡

防營旅兵綠林之計劃，皆以絀於費而阻。時鄭已發難於惠，清吏傾師而東，史謀殲其魁





渠，以寬我師。適售產得三千金，遂租屋於撫署後之后樓房，與其兄古懋等，澈夜掘隧道，通入撫署，埋炸藥二百磅於隧道盡處，而以藥線爲引，轟炸偽兩廣總督德壽。○默計德壽臥所，詎藏藥地不遠，炸藥爆發，決無倖免之理。○乃工作竣後，藥爆炸，以炸藥不能盡發，僅毀撫署一部，德壽仍無恙。○史疑不釋，數返原處偵視，遂卒被捕，遇害，乃民國紀元前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也。○時年僅廿二歲耳，史有兄名古懋，有妹名憬然，皆盡力以助史。○卒未獲偵史之願，此誠史所難瞑目者。

# 秋瑾烈士



秋瑾烈士字璿卿，浙江紹興人也，家世仕宦，故君生於閩，稍長讀書，通大義，嫻於辭令，工詩文詞，著作甚美，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明媚侗儻，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倫也，旋客湖南湘潭，湘有富賈王氏方爲子求婚，聞其賢聘之，因適王

氏爲王廷鈞婦，生男女各一，男曰沅德，女曰桂芬，而廷鈞納資爲郎，偕君入京師，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文采昭曜，盛極一時，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時天下喪亂，內外交闕，而中朝政客，日益窳敗，士習民風，奢侈踰度，競爲靡靡，幾忘國勢之日落，而深仇大恥之亟宜報也，因日夜忽忽不樂，至甲辰夏遽

脫所御章服及裳珮之屬，悉贈諸芝瑛而東赴日本留學焉，會孫中山方創同盟會於江戶，以君抱負弘遠，首邀之入會，自是更字竟雄，號「鑑湖女俠」，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咸因君介紹入同盟會，而同盟會乃大張，間又與諸女士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隆譽日起，留東學子，慕君者衆，每大會集，輒邀君與俱，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必振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魄，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當是時，留東學生日益多，其議論成慷慨激烈，以革命爲歸，清廷患之，陰嗾日本禁止之，於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學子大噪，君尤憤甚，率同志歸國，得識石門夫人自華，留主溇溪女學，許異姓骨肉焉，是夏之浙東，陰求死士，得呂東昇諸人，覓至南潯，定計將往爪哇，會病未果，因留上海，居虹口厚德里，爲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嘗視陳墨峰同造炸彈，忽藥性爆裂，聲震屋瓦，君與墨峰皆被創甚，里巷驚駭，幾爲警兵所逮，以無左證得免，遂發刊中國女報，識若陸焉，明年丁未歸紹興，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創，而君爲之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舉，故君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其衆，得數千人，悉編定

之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統名之曰光復軍，每軍置大將，副將，行軍，正副參謀以迄中左中軍，中左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如制，又爲軍服，自大將以至佐尉，均黑色，對襟短袖白衣布包頭，並加胸帶，（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以色爲等差，黃者居首，白次之，紅又次之，淺藍又次之，兵士則於白月中大書其隸之官字以爲別（例如光字軍，兵士書光字是也）肩章於白月中書中左右等字，及號數以爲別，旗幟尙白，中標漢字黑色，順旗，則書復漢，黃地黑字，並文書勅令鈐記之屬，咸規定之，無所遺別，鑄金爲約指二十八枚，鑄詩其上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華胄是天驕，頌諸魁傑，以爲口號，於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若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五月練成，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編定之爲敢死隊，以周華昌俞煒孫頌清率之，赴杭州，華昌又別招部下二百人，駐江干，伺動靜爲內應，而皖事遽敗，金華一軍，亦稍洩漏，君心雖痛甚，然業已無如之何，迺益示鎮定，遣衆他去，而已獨居大通學校俟之，自謂婦人無他慮也，郡人有胡道南者，夙與君忤，至是竟輸其情於紹興知府貴福，貴福者虜人也，聞之星夜渡江至杭，白巡撫張曾敷，曾敷以詢湯

壽潛張美翊，曰信，遂遣兵往捕之，君因不免，踰日殺之古輦亭口，時六月六日黎明也，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廷書秋雨風愁煞人句而已，悲夫。

陳去病曰，自徐君殉皖之耗聞，余卽爲歌詩弔之，及君耗迭至，余又欲爲追悼，以他人所阻而止，明春戊申適越過杭州，會徐夫人，方爲君營墓湖上，余因建議創建秋社，一時與會諸子，咸贊同焉，及詣越過軒亭，始爲文申弔，見聞之者多驚駭，相屬以爲悖熱，余用是知君之屈殺，益信而有徵也。不知漢胡深仇繫匪旦夕，百年圖報，已覺其恕，而瑾生會稽，吟猿劍之風勵薪胆之志，其於革命，不亦宜乎，顧瑾卒死者，非以其鋒芒有未斂歟，然而瑾且傳矣，則夫人之欲爲善者，亦奚事而不自壯也哉。

秋瑾訊時，人知其止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死後清吏發表一供詞，所有事實似非局外人所能僞造者，附錄於左。

秋鏡山陰縣人也，年二十九歲，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鈞，向與婦人不睦，婦人於光緒念九年間，與丈夫離別出洋，往日本遊歷，會過徐錫麟趙洪富，因此熟識，後來婦人遊歷，回華在上海開設女報館，始於上年十二月間，回到紹興，由素識的蔡姓，邀婦人

進大通學堂，充當附設體育會教員，與竺紹康王金發都是素識，時常到堂，趙洪富前充體育會賬房，已於五月念四日走去，程毅到堂，已有月餘也，與婦人認識的，六月初四日，聞有營兵前來搜捕婦人，當即携取手鎗，并外國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兵勇已到，不及逃避，堂內開鎗，兵勇們也開鎗，就把婦人連槍拿獲，論說稿數紙，日記手摺一個，程毅們也被拿獲，解送到案的今蒙督訊手鎗是婦人的，論稿是婦人的，做的日記手摺是婦人的，婦人已經認了，稿底革命黨的事，就不必多問了，皮包是臨拿時丟棄在堂，至趙洪富竺紹康王金發們現逃何處不知道。（陳去病）

## 徐錫麟烈士



自丙午以後，清廷昇端方鎮江南，

方遣馬販米占元優人夏月恆刺探黨人陰事，捕縛入獄踵相接，米夏固端狎客也，故革命黨人愈憤，丁未五月廿八日遂有會稽徐錫麟槍斃皖撫恩銘事，警耗遙達北庭，駭驚，而徐卒以救援梗絕力竭而死，嗚呼，烈哉，謹按君諱錫麟，字

伯蓀，會稽東浦人也，少讀書，通大義，然恆失愛於其父，乃益自刻厲，應試輒冠其曹，稱郡邑吏，欽其才，以收君門下爲策，君研精數學，善製器具，曾手構星球儀，見者歎爲莫及，後以諸生中副榜，既復悔之，乃集資設書肆，假以物色豪傑，繼乃從事教育，尤熱心桑梓公益，創辦之始，邑人曠有煩言，繼乃欽其誠，紹興中學校，亦延君任教

授，曾乘間至日本，觀博覽會，歸益有志於經世，繼念宗邦削弱，原於祖國之陸沉，邑人某某旅於上海，結合某暗殺團，君緣某君之介紹於滬入會，歸乃運動紹屬會黨，盡交其酋豪，傍及金華府，由是草澤間，往往知君名，繼念浙省會黨，知識淺闇，莫若稍事教練以兵法相勸，乃與某某君謀創設大通師範學校於紹興，以普通科學外，尤重體操，六閱月而課畢，由是綠林之豪，膺集其間而勢力亦益盛，然爲官吏者莫知也，繼念非握兵柄，不足舉大計，乃同某君等，共假金某氏，得數萬金，以捐納得道員，又得俞廉三爲之助，僞設奇策，以干張之洞，袁世凱，欲假官方東游，投身陸軍學校，俟畢業以後，返握重兵，乃東裝再渡日本，適日本振武學校，以君體質素孱，禁其肄業，然君固嫻習武事者，雙目雖短視，顧精於鎗術，所發罔不中，皖事之成，卽肇端於此，君旣反國，乃取某氏所貸餘金，運動滿州政府，盡罄其資，昔與君同事者，爭怨之，顧莫能測君所爲，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補道，君之涖皖也，亦賴俞廉三之助，並得清慶王及杭州將軍某某君，慶長均皖撫恩銘戚也，君得其函持謁恩銘，恩銘大器之，立命會辦警察學堂事務，於是君遂得發揮其意見，蒞校後，鼓勵諸生，殫竭勞動：每赤日中，戎裝佩



劍，躬自督練，儀觀偉然，皖會以爲能，立奏請加二品銜，而不知君報國熱忱，日益猷薄，固將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端方旣仇殺黨人，皖會心動，亦下令戒嚴，君聞之，竊獨悲憤，謂禍根不除，終且滋蔓，則神州黃胤，寧有重見天日之期耶，乃密約海內外同志迅速赴皖，共圖舉事，期五月廿八日會警察生將畢業，君乃徧邀皖中官吏，蒞堂觀禮，亦期五月廿八日，而恩會欲速，君對以未集，恩會乃召其校執事顧松問之，松唯唯從命，遂改五月廿六日舉行畢業禮，君慮堅持，則謀將洩，而從之則後援未至，顧業已無可如何，不如先發以待天命，遂從之，期近，君日召諸生討厲綦切，繼之涕泣，諸生成爲動容，又密與其同志陳伯平馬宗漢嚴爲戒備，二君皆諾之，至日恩會以下，咸戾止，君始終慮謀洩，坐既定，君諭教員某君下鍵，某君承命遠遁，嗣命顧松下鍵，顧松固知情，至是忽不從，君大憤恨，立擊殺之，遂還擊恩會於堂，鎗連發皆中之，並傷及其左右，獨游學臬以下官吏皆紛紛奪門逾垣遁，恩會尙未死，其左右急牽之去，君復擊之，洞中腹及巡撫署而死，臨死猶謂人曰，徐道擊我，「徐道擊我」故其下遂發兵擊君，君知事敗，急率衆據軍械局放槍，子彈竭，發砲，絕機砲，遂被圍，陳伯平死之或曰斃於君手

，君復走，爲追者所及，卒就擒，至按察使署，官吏咸臨，訊問君，侃侃不諱，詞氣甚正，遂殺之，剖其心，以祭恩曾云。

南史氏曰，長江流域，自林文祥以私憾刺江南總督馬新貽之死，迄今之數十年，挾風慘澹，亦幾幾不聞有荆鼎之儔矣，至甲辰之冬，中春市上，乃始有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之事，固皎然皖北之民也，然事不成而敗，聞者惜之，顧殺機一開，刺客踵起，至踰年春日，爰有王漢刺鐵良不成而自殺之事，風潮所播，警鐘不鳴，舞台推倒，（時警鐘報以登王漢事被錮，而予所著大舞台雜誌，亦受詰問銷毀）蓋亦烈矣，而吳樾一介書生，因之感激，（見其自序）逕懷炸彈，以入北京，力投汽車，期盡殲其渠，志氣勇甚，乃天禍中國，滿會無恙，而終殞厥身，悲呼，傷哉，兩歲以來，胡塵蔽日，天地不明，漢朝男子，終若甘心降服矣，迺端會返國以來，我江南不務安集，而日爲酷虐，天呼天呼，固有人焉，思剗刃於腹其矣，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先掠小醜而殲之，雖曰傷勇輕生，殺之不武，而其效已著，夙願畢償，要可含笑入地，傲文祥而慚福華，慰王漢而憫吳樾，軒然悚其魂爲厲鬼，以褫擊胡虜之魂，降其靈爲天神，以昭告漢族之民，陰佑默相

俾我生者，盡集巨慙而贖之，重扶漢室，歸於中州，永奠河山，長燭日月，則徐君之賜我多矣，故傳其略，以勗吾黨。（南史氏）

## 陸皓東烈士



烈士陸公，中桂其名，皓東則其別號，吾黨之健將也。公世籍廣東中山翠微村，與總理爲同鄉。嘗經商於滬，後自滬旋港，始與總理稔，時總理肄業於港雅麗士醫院，每於課餘，輒致力於革命之鼓吹，與之交遊者，懼禍之及已也，悉畏避之。獨公與楊少白，楊鶴齡，尤少執三人，極力附和之耳。公生平，性沉勇，多才藝，尤豐於愛國思想，目擊當時外侮之日亟也，常思所以禦侮之道，及聆總理欲攘外必先靖內之論，始如夢初覺，決志先倒滿清，以謀根本解決。又公於興中會時，常以黨旗之形式建議，今吾黨所用之青天白日旗，即公所設計而經總理所核定者也。公隨總理從事革命工作，每有所

命，輒奮勇當先，迄末後人，居常以無機會發動爲憾。會甲午中日之戰，清兵敗績，高麗，旅，威相繼陷，清廷腐敗之狀益露，國勢岌危，人心憤激！總理以時機已至，乃自檀島歸國，謀據廣州以爲根據，於港設乾亨行爲幹部，而於廣州設農學會爲機關，當時計劃發動東西兩江之義軍分兩路襲廣州，公躍起曰：男兒報國，此其時矣！乃與鄭公士良冒險入廣州，主持廣州之農學會機關。公以屆期須分頭招待義軍，以期呼應靈敏，乃分設機關於雙門底王家祠，東門外鹹魚欄張公館及河南等處。並定九月九日發難。詎事爲奸徒朱祺所洩，遂於事前被李賊家焯捕於王家祠機關，提訊時，公侃侃而談，直認從事於革命不諱，雖疊受非刑，矢不供出同黨，并以大義斥滿吏之靦顏事仇，滔滔不絕。○未謂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盡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欲手刃一二狗官，以喚醒黃魂，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請速行刑，但我可殺而縱我而起者，不可盡殺也云云。旋於九月廿四日與朱烈士貴全等同遇害，時年僅廿九歲。嗚呼，如公者誠壯烈矣！公爲吾黨第一次舉義失敗而犧牲之第一人，總理特哀之慟，故於公殉難後之十年，於北京開第一會時，定秘密口號之第三項問「貴友爲誰」答「陸皓東，史

堅如，」亦可見公受總理推重，刻刻不忘之一斑也。

## 吳樾烈士



吳烈士名樾，安徽桐城縣人，兄弟凡五，烈士居四，貌如婦人女子，性極和平，幼年常喜聚村童多人以牛爲馬或泛木屄於塘中，作水陸戰戲，每次必聞嚇哭聲，分勝負而後已。生此劇烈競爭時代，吳烈士幼年之兒戲，既若別有深心，烈士讀書甚聰明，好爲古文詩歌，

尤好讀歷史，當專制政府科舉取士之時，獨不習八股文，不應考試，當時人多謂烈士少年之思想，已別有所在，當戊戌康梁政變失敗，人多爲梁歎息，烈士聞之，特具酒肴招戚友痛飲，常人莫明也。而不知在憲政尙未萌芽之時，烈士則早已抱共和思想，此爲烈士幼年迄成年在鄉里時之事跡也，二十歲後，到上海，初欲入廣方言館，因不喜其學科偏重

外國語，乃來北方，由其族人吳摯甫先生介紹入保定高等學堂，刻意求學，間有疾病，亦不告假，課餘之暇，與同學同志在保定創辦上下江公學，自任義務教授，又創辦直隸白話報，自任義務主筆，烈士之熱心公益如此者。烈士不苟言笑，擇交最慎，非相知以心，往往終日相對無一語，與湖南陳天華江蘇趙伯先兩烈士最相善，聞鄒容烈士在上海獄中遇害，密寄書章太炎君戒其慎防，其實烈士與章太炎君初不相識，此書曾載民報，以上爲烈士離家以後之事畧也。○烈士在保定高等學堂四年，將行畢業考試，因應考畢業，必得獎勵，乃逃考往東三省，時年二十有八，適前清政府攷察政治五大臣之命下，遂來北京住桐城館，同居者以爲烈士來入分科大學，殊不知其爲我四萬萬同胞有所謀而來也。○烈士先欲溷入前清宮禁，行破壞手段，不得機會。○及考察政治五大臣起程前夕，自置酒饌與同住友人飲，云明日將往天津，再聚未知何日，特與諸君話別，惟我今不能多飲，夜間尙須作家書，孰知其所飲之酒，爲永訣酒，所作之書，爲絕命書乎？翌日爲其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將乘車南下，車站擁衛極嚴，烈士衣學堂操衣，懷炸彈而往，屢不得入，遂往購前清無頂官帽及布靴，改裝前清奴隸的狀態，操衣則包而提之，溷入



車站，登五大臣所乘之花車。孰知專制殘喘尚有數年，猛然一聲，烈士所懷之炸彈誤觸而身死，腸腹崩裂，手足皆斷，流血滿地，極生人最苦最悲最慘之現狀，烈士一身受之。○烈士爲我四萬萬同胞破壞專制而死，我同胞之對於烈士曷可一日去懷哉？現所陳列破帽破靴，卽烈士昔時假裝奴隸之奴隸，欲誅殺專制政府中大奴隸，救出我四萬萬同胞，永久不作奴隸之遺留品也，烈士殉義後，面自血污，模糊難辨，人不知所死者爲誰，更不知死者是何宗旨。○蓋烈士事前極秘密，人亦無從而知，嗣由醫生以藥水細洗其尸首，露出烈士本來面目，扶持攝影，警廳使人持而遍訪其姓氏，當時在專制積威之下，無有敢言烈士姓名者。○而烈士之名，終不能埋沒，一日桐城館前小女兒，見警卒所示像片，指而識之曰，此非吳老爺乎？而破壞數千年專制政體，最先發難大烈士吳樾之名，遂聞於天下，以上爲烈士殉義前後之大畧情形也。○至烈士昔年黨會之組織，及炸彈所由來，另有報告，茲且從略。○烈士尙有更名之歷史，烈士之名，本爲無木傍之樾，因友爲納監，乃棄前名加木傍爲樾，在烈士意思，無木傍之吳越爲專制政府之小奴隸，有木傍之吳，爲有共和思想之自由民。○但破壞專制政體，前後諸烈士辦法，各有不同，如徐錫麟

烈士，吳祿貞烈士，皆瀕立專制政府之中，以求達其目的，吳烈士欲在專制政府之外，行破壞手段。○雖歷史不同，方法不同，而宗旨皆同，目的皆同。○同者何？同欲造成今日之中華國民也。（姚憾）

## 溫生才烈士



二〇

溫烈士生才，字練生，廣東嘉應州人，六歲失所怙。家貧常爲小販資母，然性穎好學，十齡時見鄰兒均讀書，因亦以讀書爲請。母性其志，托戚携至鎮平縣天主教堂，肄業數年，智識益增。二十四歲，赴南洋各埠，訪其兄，不遇。仍歸里省母。後又經省赴南洋，三十歲投台北機器廠習工藝，三十四歲復赴南洋霹靂高啡山就工，時高啡山有同盟會黨員，辦書報社以鼓吹革命，溫因閱報讀揚州十日屠城記，輒拍案怪叫，憤亡國滅種之慘痛，此時種族革命思想，始勃然發生，及聞孫總理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號召革命，亟思一見，見後卽以身許黨。民國紀元前一年，黃興趙聲等奉孫總理命在廣東謀大舉，溫聞之

，急赴由南洋返粵參加。會有堂弟某充新軍排長，遂因之以運動軍隊。嗣知僞水師提督李準，擁重兵極險狠，吾黨屢次舉義，多慘受其打擊，謀先去此大慙。乃乘三月初十，李前往燕塘觀演放飛機之際，獨懷手槍要李於東門外諮議局前之茶館。日將暮，見有呵道而來者，護從甚盛，意爲李準。伺轎至，出其不意，突躍入護隊叢中，直趨轎內猛擊，前後護隊驚散，轎夫亦卸肩落荒逃。旋溫亦爲隊警所捕，被捕後始知所擊斃者非李，而屬僞將軍孚琦。刑訊時侃侃談主義，斥諸吏不少饒。問曰：「何故暗殺？」曰「明殺」，問「何故明殺？」曰「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若輩爲厲之階耳。死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借此以爲天下先。此舉純爲救種，既非與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牽使。」滿吏等爲之嘿然。十七日遂被害于諮議局前擊孚琦處。年四十有二。

贊曰，當溫之擊孚琦于諮議局前也，余與古應芬適在諮議局，初聞槍聲而奇，倏而局警走告曰，「將軍爲人暗擊，斃於局前，」余等疾出視。及議場，迎面一少年奔跪而前曰，「我是將軍子，我父被擊，乞救命」，及門則見一轎委於道中，近視之，內有一人，直臥而死，足外伸，隨員軍隊見余等至，始漸集。十七日生才就義，余臨觀，見身首異處，

碧血瑩然，欽哀欲絕，卽揭其事於可報，記其末曰，「記者遊東門，見各新軍過者，無不聚觀，觀畢大有憑弔歎獻之慨，甚至有流涕者，記者佇立而觀，見此情形，亦爲之惻然」清警廳卒摘此語以封可報，回首當年，歷歷如在，生才爲主義而犧牲之精神，卽百世後，聞者猶見其凜凜如生也。（鄒魯）

## 陳敬岳烈士



陳烈士敬岳，字接祥，廣東嘉應州人也，幼求學，不事章句，尤鄙科舉業，嘗以「在止於至善」請益於師，師爲所窘。事親孝，妻喪，躬親井臼以承歡，夜仍讀書不倦，嘗操作田間，以書卷相隨，人至比之朱買臣，旣而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安能株守一隅，偃促如轅

下駒耶」。年三十七歲，遂作海外遊，遍歷南洋各島，設帳授徒，日以救國爲諸生訓。嘗曰「漢賊不除，滿清不覆，滿清不覆，中國不強」，一時認爲良言。嗣入同盟會，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黨人舉義廣州，攻清兩廣總督署失敗，清水師提督李準，爲害最烈，陳發愿殺之，以除革命障礙，籌資返國，其子同在南洋，亦不告而去，時陳爛

明正組織暗殺機關，見陳大喜，與籌一切，初以李準嘗至韜美醫院，詢問其參議吳錫永傷勢，乃僞病入韜美醫院以伺，詎吳錫永傷愈，而李準不再至。及李準赴順德清鄉，則僞爲乞丐沿途乞食圖之，追蹤十餘日，志不得達。後回粵，偵知李準常自水師公所至行署，因決於路上炸之，助之者有馬育航施正甫李少華等，時林冠慈亦謀炸李準，知之，遂通力合作，城以外敬岳任之，城以內冠慈任之，閏六月十九日午後，偵得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陳持呂宋烟箱所儲之炸彈而出，李準乘轎已過，追之至大南門，冠慈已於雙門底怡興衣店擲彈傷李矣，原約一方炸發，他方即退，以爲另圖，陳趁人紛亂而行，至育賢坊，崗警因其剪髮西裝，手持呂宋烟箱甚重，向前盤詰，正欲將箱擲之，巡警紛至，爲所捕焉，輿訊皆直認不諱，並述其圖李經過，神色自若，訊後監於獄，直至九月十七爲清史李世桂殺害，距廣州光復特二日耳，傷哉。

贊曰，敬岳氣宇軒爽，溫文而內沉實，曾與陳振權女同志，在香港鴨蛋街助其裝炸藥，雖非易水送行，已感壯士一去不復還之痛，卒成仁就義，締造民國。其子仲虞肄業廣東大學，去歲出其家錄請編傳，余以後死之責不能辭也，乃執筆記此，亦使後世有所

景仰焉○(鄭魯)



## 林冠慈烈士



二六

林烈士冠慈廣東順德人也，少業農，一日在田間，見催科吏凌迫鄉民，憤甚，欲殺之，私購一利刃，以伺其再至，嗣聞人談俄國虛無黨，用炸彈殲達官事，羨之，思得其法，以爲凡西人均諳也基督教牧師往鄉間傳道者，以笑面向人，意爲虛黨之善人，遂委曲受洗入基督教，越日以製炸彈法爲請，大遭呵斥，去之，後知中國有孫總理中山先生所創之革命黨，隻身走香港求之，見有賣藥演說者，激昂慷慨，以爲黨人，向之求納，賣藥者懼賈禍，大窘辱之，自是不敢逢人輒問，然茫茫大地，何處得覓黨人，每於茶樓路角，見有言動奇異者，卽留心密察，卒得朱述唐高劍父介紹入劉思復在香港摩士去路所組之暗

殺團，警之曰「視察六個月，實心，任事，方授職責及製彈法，」因而一言一動，必請後始行，時爲民國紀元前一年春初，及三月二十九日攻清兩廣督署之役失敗，黨人咸欲手刃偽總督張鳴岐僞水師提督李準以爲快，對於很而狡之李準尤不欲其漏網，林至是不可忍，踴躍自薦，時暗殺團開會掣籤，定實行補助兩責，林與劉思復，程克陳自覺，掣得實行，朱述堂，謝英伯，李熙斌，掣得補助，乃定林入廣州，圖李準張鳴岐，朱述唐爲補助，朱述唐先至廣州，與李熙斌高劍父梁綺神，預佈一切，及妥，林飾西人廚工，攜網籃，藏食事，趁輪而行，炸彈則藏於麵包挖洞中，抵岸，先至沙面，折至河南，述唐等則日偵張李行蹤，一日得張鳴岐出城訊，携炸彈伺於油欄門某茶居，當張鳴岐經過，適坊人奉神出遊，觀衆塞途，以不忍多傷無辜而止，此後得報而往，或已去，或不實，牢騷萬狀，當出發，必囑購酒以待，「出無所遇，氣將鬱死，非大碗酒澆之，不能愈也，」同時陳敬岳亦謀炸李，主其事者陳炯明，偵察者施正父，正父已知林等謀，遂合力通作，城以內林任之，城以外敬岳任之，黨人潘賦西，則自以炸彈伺於衙邊街，互約一方炸發，卽雙方均退，閏六月十九日午後，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敬岳聞訊出，李準已

過，追之，比至大南門，林已伺於雙門底怡興製衣店，僞爲製衣，一時衛兵蜂擁李準乘輿阿道而至，林擲彈擊之，李準傷腰，林中彈死，敬岳被捕，賦西聞聲，知有一方得手，置彈僻處而退，林屍體雜李準之衛隊中，當時竟無知其爲炸李之人也。

贊曰，冠慈因催科吏之惡，憤欲除之，由此一念，展轉至於爲國除蠹，奪漢奸之魂，而樹民國之基，其情至篤，其事至烈，而終底於成，殆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者此耶！

（鄭魯）

## 鍾明光烈士



鍾烈士明光，字達權，廣東興寧人也。少孤，家貧，因受遺訓，仍竭資求學，喜讀英雄傳，每遇荆卿聶政事，輒掩卷歎息。性孝，值粵荒，家益窘，乃棄學就商，謀甘旨以娛親，跋涉贛閩湘數千里，不以爲苦。嗣赴南洋，痛內憂外患，互相迫逼，國將不國，乃投身革命黨，廣結納以策國是，冀中國不爲波蘭高麗之續，辛亥和議告成，君扼腕曰，「革命不澈底，大錯鑄成矣，」民國二年，討袁軍興，隻身返國，抵香港，而義師已覆。乃潛回家，恣情山水，寄意吟詠，其重九登神光山句云，「大局重爲和議誤，中原多難此登臨，」其懷抱可想見矣。時袁世凱通令各省弋黨人，勢將羅及，乃重渡南洋，袁氏窮索黨人

有日，意黨人之殺逐，淨盡於國內，帝慾可達也。益以歐戰爆發，歐洲各國，自顧不暇，乃與日本訂二十一條賣國條款，以爲帝制交換品，舉國反對，風起雲湧，龍濟光爲粵將軍，竟反電袁氏，請提燈慶祝。時君已返粵謀倒袁，聞之，益痛不欲生，曰「非先殺龍賊，無以示儆。」以困於資，進行阻礙，乃因李佐漢羅剗湖李雅陶，介紹於丘漢苗，入暗殺團，以撲龍濟光爲己任。時龍在粵肆虐，知黨人欲得而甘心，因深居簡出，伺之累月，未得當，乃喬裝小販，日肩生菓僞販於各要衙署，暗藏罐形之炸彈，冀伺龍，不得，或得其兄廣惠鎮守使龍覲光也，又匝月矣，適粵省遭水火大災，龍意黨人或懈於窺伺，因赴龍覲光宅，道經積厚坊，君從容擲炸彈擊之，傷龍左足，衛隊死者十七人，傷者無數，君被捕，時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也。次日龍吏賀文彪以遲遲處死預告之，笑曰，「果爾則龍賊或不免，吾無憾矣。」十八日行刑，先以火油灌其體，焚之，氣將絕，方行凌遲刑，復剖腹而裂其屍，慘哉。君進暗殺團後，作自輓詩，五古一，七絕二，七律二，於五月二十八日繕絕筆書致南洋檳羅國民黨支部，羔杯山廣益學堂，暗邦學堂，六月十九日繕絕筆書致丘漢苗，二十繕絕遺囑，二十二繕絕筆書致振民女同志，及繕絕筆

書遺姪烈發，從容就義，於茲可見，其致身爲國之誠，與孝友慈祥之性，躍躍紙上，尤足令人讀之而興起。○君就義時，年三十有五，母七十一歲，妻陳氏，子一，女一，均幼，故遺書尤再三致託也。

論曰，天下惟至性人，能具大勇，觀明光遺書，純孝出於天性，特以不忍亡國之痛，擴其孝念，以除國賊，俾國民免奴隸牛馬之辱，抱至仁之心，行大勇之事，百折不回，一以從容出之，吁，可風已。（鄒魯）

## 羅坤烈士



督署，奮勇爭先，卒以衆寡不侔，勢孤被捕，就義之年，二十有八。

羅烈士坤，南海人，幼讀書識大義，嘗遊學日本，回國經香港，遇孫中山先生，信其主義，爲黨員，每聞胡君漢民議論，輒心折，以故對於革命，力任奮鬥，數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所辦之事獨多，黨中人咸推重之，辛亥三月廿九日起義時，由仙湖街携彈挾槍，偕攻

## 龐雄烈士



吳川地濱海，海水衝擊，波濤澎湃

，听夕聲震入耳。人民處其地，咸有海國之觀，而活潑沈摯冒險之性質爲尤富，龐雄烈士其著者也。雄姓龐氏，字甦漢，吳川之上蒙人，家頗寒，其父璧如先生，恆以課士爲業。先生篤於學，知華夷之辨，每指之以訓示諸生，雄稟承父訓

，益卓犖有大志，卒以一死報國家。先生有子矣。雄少年時，卽負奇氣，落落不羣，膽尤壯，遇事輒勇於直前，一時罕其匹，而貌則溫文爾雅，恂恂然有儒者氣象，不肖其爲人。能讀父書，惟祗舉大義，尤關心於一代盛衰興亡之迹。每讀史至夷狄人主中原，卽怒髮上豎，拍案大叫，氣怦怦而不可遏，不知者，以爲病狂，而不知其愛國之心，根於天



性也。○書法尤精到，寫小楷，秀妙入神，然生平最憎趙孟頫，以其以有宋華族，低首胡元，是別有肺腸者，其書法雖傾倒一時，不足學也。○年稍長，衡覽中國事，益潸然涕下，恆欲以一身爲國用，苦無術，偶談於鄉縉紳先生，莫不目瞠舌捲，神喪色沮，急掩其口，而群詈之曰：駭兒子，胡敢作此大逆不道，想滅吾族矣。○用是益悵悵無所之，有時兀坐斗室，怒目睜視，口翕張欲動。○扣之無則聲，終日不言，不笑，不寢，亦不食。○有時撫斗酒，登峻嶺，箕踞坐，解衣痛飲，大醉，倒於地，醒後大哭。○適前僞督募召新軍，令至，高州衆人，猶未敢前，雄振臂起曰，此吾投筆時也。○有親友等以爲苦，欲阻之。○雄曰：不有今日苦，何以有後日樂，不有吾苦，何以有天下樂，吾輩死且不畏，奚區區之苦耶。○卒應召，隸炮兵作入伍後，昕夕操練，不辭勞瘁，思有以養成偉大之體格。○密察軍中情形，知新軍可用，乃於暇日，密動以華夷大義，及中國君主專制屠戮人民之慘，口講指畫，繼以泣，衆爲動，咸相結約，相機而行，指天日以誓。○己酉冬，倪映典欲起事於廣州。○雄喜甚，立趨倪與之盟，且商進行之策，次年春正月，新軍力未固，爲袁樹勳李準所擊退，遂潰敗，倪死亂軍中，雄僅以身免，乃赴香港，渡日本，歷經南洋

各島，與諸黨人聯絡聲氣，而籌第二次之進行。時同舉事者，因事已敗，多有散者，各黨人爲籌舟車費，使歸鄉里，雄獨不肯，泫然泣曰：國之不存，家於何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也，卒不行。以善書故，仍爲同黨司編繕書報文稿之事。秋七月，知新軍力復厚，恐外無應者，乃遣歸高州，以聯絡高廉雷瓊各府之同志，以壯其聲援。時政界疑之日甚，乃擬由梅棗，設一藥房，爲西部之機關，蓋以梅棗爲高州各縣之中樞，而士庶複雜之場也。旋因集資匪易，卒不果。十一月，復渡東洋，翌年返省垣，而有三月二十九之事。○時趙聲黃興率黨人入省垣，定期大舉，然部下多別省人，不解粵語，恐言語不通，彼此捍格，乃此雄爲舌人，兼主管一切往來文件。時事已洩，政府輔甚急，進不能，退亦不得。二十九夕，黃興遂率衆攻僞督署，聲動天地，黨人無不以一當百，雄寓於旅舍，職司文牘，可不必與攻戰之事，然聞事起，心躍然動，興勃發，不可自止，急拔槍趨隨黨人後，直進督署搜張鳴岐不得乃出。雄與諸黨人轉戰達旦，且戰且走，目擊黨人死傷過半，尸首相枕藉，流血凝於地，作赤色，誓不獨生。四月初一日，遂束手就縛。縛時，怛然無張皇色，沿途談笑自若；恂恂然仍不失其往日儒者之氣象。○及就訊，慨然承認

，不少諱，并直述起義之情形，及痛詈官場之腐敗，痛快淋漓，聽者感動。述畢，復大笑，詰以同黨姓名，則舉徐錫麟汪精衛以對。問曰，爾至此，得無悔乎。雄厲聲曰，吾視死如歸，立志已久，祇恨一死未足以盡責，男兒死耳，詎似爾等之首鼠兩端耶。言時聲色俱厲，眼眦欲裂。聞者皆辟易，聲洪大，震屋宇，審官懼，不敢與之辯。麾出，斬之。臨刑時，神色如平時，首墜地，離數武，猶見其怒目睜視，口翕張欲動，望者悚然而生長，時年僅二十有一云。（江山淵）

## 喻培倫烈士



民國之先，以氣矜懣清吏，獨行奇材相繼也，浙江則徐錫麟，於廣東則溫生財，在四川則喻培倫。彭家珍，培倫兩發難，始入宛平，欲擊清攝政王載灃，不得，後與百餘人入廣州，擊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與七十二人俱死，功雖不成，然自武昌兵起，清吏所在奉頭歸駭者，其氣奪也，培倫烈士，字雲紀，內江人也，先世爲江西人，明時有官四川者，逸家內江，培倫性精敏，好技術，少時見時辰表，即仿爲之，又嘗刻石，自署世界惡少年，聞塾師說史事，及國家興廢，種族代起狀，必動容質其所從來，師訶之乃已，其光復之志始萌矣，清光緒末，與弟培棟游日本，入同盟會，初學警監，後入經緯學校，旋習工，培棟

好尚與兄異，然皆銳身任國事，自黃興攻河口，培倫兄弟從奔走雲南交趾間，後轉入南洋羣島，散貲財無算，培倫素多病，欲致命遂志，而責培棣承家事，故所爲皆獨力徑行事也，初培倫在日本，嘗習化學，又入千葉醫學，習藥科，由是能造爆藥，技甚精，時同志習射擊，多治銀藥者，培倫以試銀藥傷臂，求所以安全者，乃窮搜海外爆藥諸書，講於日本人藤澤氏，質衣物以供藥，藥成著書道其利病，爲同志法，故中土言爆藥者，本之培倫，清宣統初，與汪兆銘謀擊清直隸總督端方，不果，遂入宛平，與兆銘黃復生等謀擊載澧，造爆彈，重二十餘斤，夜匿橋下，俟明載澧車過，以電發之，未及期，橋多犬吠，驚居人，起視，覺有物，培倫跳得去，而兆銘復生以故入獄，外人視其爆彈曰，幸不發，發則二十里中無噍類矣，培倫已脫，卽東行，更造藥，聞宛平不可入，遂以己藝食於香港，歲餘，黃興起廣州，以手槍數百挺潛渡，令培倫與吳永珊主轉運，方到，培倫已挾彈至，謂培棣曰，吾分死，爾當嗣吾宗，麾之去，會溫生財擊殺廣州將軍李琦，省會戒嚴，不可動，培倫曰等死，不如以身決之，或曰公一臂廢，何苦自送，培倫奮曰，諸公具四體，不如吾偏枯人也，衆大感動，遂與熊克武但懋辛等，將百餘人攻督

署，擲大彈，洞其壁，登陴散丸如雨下，當者碎糜，身創甚，賊羣至，被執，自承黃光明，死與七十二人叢葬黃花岡，後五月武昌兵起，應者十三省，無銳突師騎皆走矣，民國元年南京政府論元功，贈大將軍，而克武懋辛培棣亦以蜀軍立於四川。

贊曰，漢族光復，藉狙擊之威，餘烈訖於數歲，袁世凱已定江南，猶曰吾不畏南兵反攻，畏其藥取人命於顧眄間，由此觀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非虛言也，然非輕死生外功名者亦弗能爲，十年之間，南北更仆迭起，皆以戎卒相角，抑有由哉。

## 林文烈士



四〇

林文烈士，字廣塵，號南散，初名時壞，閩之侯官人，祖鴻年，字勿邨，以進士第一人及第，累官至雲南巡撫，以廉明稱，會太平天國初興，各省響應，勢張甚，滿廷命其出征，不肯奉命，奪官歸田，父最，字希村，名孝廉也，詩文風節冠一時，君生而岐嶷，及長，穎悟絕倫，性恬淡，有大志，嘗以武侯靖節自况，鐫其印文云，進爲諸葛退淵明，爲人豪邁爽爽，得金輒揮盡，盡則敝衣惡食不厭，遇友極厚，有無通共，賞其財者不責償，豐頤廣額，目若明星，負殊力，黨中人呼爲林大將軍，能詩，音節悲壯，通肖少陵，書法出入顏柳間，後益超脫入神，家學淵源，不可企及也，幼失恃，有賢姊撫之良善，君留日時，

姊萬里外寄書，惟諄諄以勵志勉學爲囑，不涉瑣屑，君每執書泣曰，吾若不幸，未竟其志以歿，負吾良姊矣，有妹學於滬，庚戌春，君以國事赴粵，道出滬上，妹聞之痛甚，手足相見，不發一言，但慟哭不已，天倫至性，視尋常爲獨摯，君年旣冠，伉儷猶虛，人勸之娶，然君方立志救國，不暇及此也，年十五，隨父宦浙，入學堂，與靖菴相友善，父旋卒，年十九以姊命渡東留學，初入成城學校習普通學，旋進日本大學法科，悉心專攻國法學甚精，私法僅略一涉獵而已，治陽明學禪學，尤有所得，故其臨事從容不迫，鎮靜如山，人莫不服其有養焉，到東後，見國事日非，憤滿廷之無狀，欲捨身以拯危亡，遂與同志組織同盟會，極見重於孫中山先生，與黃興，張繼，汪東汪精衛，胡漢民，倪映典，李文甫，趙聲，諸人最契，其在鄉人同志間，德望尤著，推之爲長，共兄事之，有事，君一呼無不立應，民報旣建，君駐社爲經理，增刊之天討，卽君署書也，居恆不喜爲文，然偶一作，必大可觀，嘗草一稿，載某報，章太炎亟贊其精，謂浩壯有司馬子長之風，比年以來，馳驅國事，曲歷艱虞，前此數役所建義旗，多與其事，往返香港南洋者數矣，庚戌春，新軍事敗，返東，日本警吏，知君爲重要人物，伺察綦嚴，而君



了不當意，辛亥春，臥病經月，忽得黃趙書，言事大有可爲，請偕同志來，君喜甚，卽與鄉之同志者數十人西行，離東時病甫愈，銷瘦殊甚，而君不願安於暇逸也，抵港，語諸同志曰，前此舉義，死者多鄉氓，人僉謂吾輩怯，吾實恥之，今日願與諸君挾彈爲前驅，使若輩爲後勁，縱事無成，我弟兄同時共葬一邱，亦可無憾，若幸得廣州，則請分軍爲二，以克強伯先爲總司令，吾當率鄉人，隸克強麾下爲前鋒，長驅掃穴，以光復神州，報祖宗之仇，雪萬民之憤，我志旣畢，則當茅結西湖之畔，領略風光，優游詩酒，以爲大中華之國民可耳，心事榮榮，聞者感奮，遂以三月二十五晚入粵垣，顧自溫生材狙擊後，謠言紛起，官場咸有戒心，預防極密，迨至三月二十九日形勢益惡，有主退者，有主改期者，君代表福建全部，與四川喻培倫雲紀力主戰，以爲不但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制人，蓋巡警局搜索戶口之事，且夕且發也，克強素重二君，意遂決，其晚五時許，君左執號筒，右挾小鎗，身懷炸彈，腰佩短劍，偕克強當先，麾同志數十人前進，由小東營發，槍殺巡警於道，至督署，直前猛撲衛隊，虜衆大潰，有衛隊數人棄槍降，藉爲前導，直抵署內，見其虛無人，知已先時遁去，君憤甚，奮擊而出，其時喊聲大

震，鎗如雨集，君屹立如神，意氣彌厲，衝鋒突陣，無能當其勇者，至東轅門，遇李準之先鋒隊，先是趙聲常言李準部下有同志者，於是君遽奮身向前招撫之，高呼同胞，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用打不用打，聲未畢，而鎗已中腦，血肉紛飛，腦漿狂湧而仆，春秋二十五。

# 宋玉琳烈士



四四

宋烈士玉琳一名豫琳，字建侯，安徽懷遠之世家子也，天姿俊爽，二目炯炯射人，年十二，讀書私塾，一目十行，爲文操筆立就，一時有神童之譽，年十五，父命應童子試，府試冠軍，補博士弟子員，非所願也，年十九娶同邑林氏女爲室，伉儷極篤，然未三月而妻死，

未期年而父又死，玉琳固家世，然極寒素，性復廉介，雖飢寒，未嘗稱貸於人，或有救卹之者，非有深交，不受也。戊申安慶之變，不知者祇以爲熊承基，實則玉琳暨其死友范傳甲也，玉琳時充某標書記，范一砲營正目耳，范傳甲，壽州人，或云合肥人，爲人堅苦沉鷲，居皖十年，無日不以恢復漢族爲事，皖軍一混成協，無慮數千人，幾無有不識傳

甲之才氣者，傳甲與徐錫麟，交情極深，徐既敗，傳甲痛飲沉醉，登龍山巔，北向長號，誓成其志，以報死友，及見玉琳，曰，此亡友徐錫麟後一人也，深自結納，戊申之舉，多出二人之謀，傳甲以熊承基能得衆，推之爲長，事敗，傳甲謀刺余某未被逮，監獄卒某者，重傳甲爲人，釋其縛，曰，子去，脫有責言者，吾自任之，傳甲慨然曰，今不幸事敗，吾黨死者纍纍，傳甲義不容獨活，吾子既相愛，請與子約，以兩句鐘爲限，吾擬搗家事訖，當來就死，監卒竟釋之，傳甲亦如約就死，嗚呼難矣，傳甲臨刑時，顏色揚揚如平時，玉琳時未被株連，雜人叢中，噉然失聲哭，傳甲怒目以止之，玉琳乃遽逡遁去，不知者以爲兄弟也，庚戌秋，玉琳復來安慶，謀有所舉，不遂，恐見疑於偵者，時方試優拔，玉琳亦報名入場，有高等巡警分校者，甚腐敗，玉琳亦往肄業焉，人咸怪之，而不知固將以此韜其光也，玉琳居安慶旅舍中，房屋湫隘，因自榜其樓楹曰，危樓無下士，矮屋住高人，辛亥春，應同志之召，至廣州代表趙聲主持所部，及二十九日，所部因改期之議已退去，猶與數人加入黃興所部攻督署，先登陷陣，其後彈絕被逮，訊供時，述黃興主張即時進攻，有三大理由，一，前次革黨屢失敗，今既以全力來，自應

冒險進行，若心存畏葸，實無面目久羈廣州，二，此次冒險運送軍械，所費不貲，若解散則難再運，且此次用費至十餘萬元，皆由同志募集，若無端解散，人將疑其誑騙，是絕後來籌款之路也，三，軍人性質，有進無退，既奉總部命令來粵進攻，若不戰而退，如軍令何，如鄰國訕笑何，玉琳言詞慷慨，當時問官及觀審者無不動容，玉琳初入廣州，與饒輔庭同治餉糈，可不與戰事，事急或勸之去，玉琳曰，安慶之役吾應死，而不死，將有以報吾死友范君也，今日者可以死矣，遂及於難，時年三十二歲。

## 方聲洞烈士



方烈士聲洞，字子明，閩之侯官人，姿貌魁秀，膽略過人，尙氣節，重然許，有智辯，能傾靡一座，性抗直，朋友有過，喜面諍，立身簡素，常徒步而餐粗糲，每言勞則習苦，儉則不置，國事日非，來日大難，非克自勗勵，將何以任天下大事，人服其志，十七歲，東渡

入日京成城學校，時成城爲我國陸軍學生之普通學養成所，君既入學，益自負，蓋以他年易於自見也，值強俄爲暴，邊境騷然，東京學生憤激已極，於是有義勇隊之組織，（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入會決死者，至五百餘人，君與焉，後經解散，悲憤欲絕，逢人便痛論國事，謂非一刀兩斷，顛覆異族專制以建共和，漢人必無奠枕之日，每以此自勉勉

人，旋丁母憂，歸國，度革命非軍界發難不爲功，思入武備肄業，以竟願，又以孤立無援，消息隔閡，有大舉或致見遺，因復中阻，以是日常鬱鬱，旣而思開通風氣，乃出家藏新舊各種書籍，創立書報覽閱所，縱人觀覽，期文明輸入，使革命思想，普及於國民，越二年再渡東，入原校肄業，時虜廷忌革命，禁自費學陸軍，成城已改爲普通中學之性質，君大失望，顧念此心不易，但有一藝之長，亦能貢獻於國家，由是遂投考入千葉醫學校，堅苦力學，無間寒暑，年二十三，暑中旋國，娶王氏女，相得甚，假期旣滿，遂挈以東渡，同居於千葉，習醫，翌年舉一子，在懷抱中，已桓桓有武概，君奇愛之，然君雖有室家之樂，而未嘗須臾忘國事，語及時局，則熱血如沸，涕淚交集，初，孫總理中山先生在日組織同盟會，君與兄聲濤，暨一姊兩嫂，皆相繼與盟，至是，又自介夫人入黨，舉族赴義，聞者莫不嘆羨焉，辛亥春，同志得港信，知粵東且大舉，議以林廣慶諸人赴港主粵事，意洞諸人旋閩謀響應，留君在東，繼廣慶職，君愕然曰，諸君不許吾同死耶，我雖不才，習醫數載，頗自信有得，義師起，軍醫必不可缺，則吾於此亦有微長，且吾願爲國捐軀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吾去，嗣經衆語以留東責任重大，報

國進行，不能無所先後，始釋然，時英俄寇邊，風雲一日千變，血氣之倫，罔不奔走呼號，開會研究救亡之策，君善演說，登壇疾呼，聲淚交迸，聞者莫不感奮，是以有國民會之成立，閩人尤爲激昂，君之力居多，君以器幹爲人推崇，於學校爲總代表，於同鄉會則爲議事部長及歸國代表，而於黨內又爲福建支部長，以一人而兼四職，其能而勞可想也，君卒業期在六月間，以港事日佳，不惜犧牲功課，從事馳驅，預草家書累函，囑夫人照常按期寄父，以安其心，復託故向使署學校告假，國民會同鄉會辭職，以三月二日離東，三月二十九晨，入粵垣發難，直撲督署，搜張鳴岐，不得，復偕黃克強轉戰，突圍欲出大南門接應防營，至雙門底，遇防營，見無臂號，又有舉槍相向狀，乃發手槍擊斃其哨官，敵槍環攻死之，春秋二十六，千葉學校見君久不復業，詢之君同學某，某漫應曰，中途爲盜所殺矣，校長大恠悼，向使署詰其實，使署不能答，事見東京朝日新聞，於君一則曰成績優異之俊才，再則曰非常之慷慨家，三則曰太息支那之現狀，時放激烈之言，嗚呼，人莫不有死，君之死也，能使外人稱道至此，雖謂之生焉可也。



# 林覺民烈士



林烈士覺民，字意洞，號抖飛，又號天外生，閩之閩縣人，幼嗣季父可山先生孝穎，名士也，詩詞稱於時，君嬰年善病，幾殤，八齡失母無依，寢食與父共，從受國文，未嘗就外傳，性慧甚，讀書一覽輒不忘，意緒瀟灑，目灼爍如流星，雖不事邊幅，而雄姿煥發，氣象

儼然，年十四，入高等學堂，時新學說西來，學子心醉平等自由之說，君私自號抖飛，校中數起風潮，同班輒推君爲魁，以君不畏強禦也，居平襟度曠達，雖屢空，未嘗有減容，喜與董稚游，迎機利導，終日不倦，善談諧，涉口成趣，一座爲之傾倒，校長獨愛其倜儻，嘗謂君父，是兒不凡，曷少寬假，以養其剛大浩然之氣，父笑諾，間與同志私

立小學於城北，又於城南創設閱報所，他如社會公益，朋友急難，罔不竭力以赴，課餘談及時事，輒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慷慨激昂，聲望大著，殉國之志，長而彌堅，十九歲，以父命成婚，未匝月，一日，君父突接郵函，拆視則君手書，謂兒有急事赴南洋，猝不及叩辭，歸期末可卜，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父爲慘然，翌晨，搭輪赴廈，圖阻其行，大索三日不得，復買棹歸，至家，則君笑而立於門，詰之，則以他語枝梧，堅守秘密，踰年，夫人舉一子，既卒業，力請自費東游，父許之，留東一年，專習日語，費竭，趣其歸，適有官費生丁時踏海死，補其缺，遂入慶應大學文科，專肆力於哲學，兼嫻英德兩國言文，孜孜力學，夙夜不懈，生有至性，不二色，嘗語人曰，吾妻性癡，好尙與余絕同，天真爛漫女子也，曾著原愛，論男女愛情之真理，讀者擊節，有友致書曰，讀大著原愛，理義公正，才情高絕，乃知文學家自有真也，其推重有人如此，當國事日亟，噩電紛馳，友朋聚首，相向涕零，君獨疾語言曰，中國危殆至此，男兒死耳，奈何效新亭對泣耶，吾輩旣以壯士自許，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則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嗟呼，凡有血氣，寧忍坐視第二次亡國之慘狀哉，衆聞之，咸肅然起敬，君於國文

愛莊騷，逼肖其筆意，每登壇演說，左顧右盼，久而彌壯，因與瘵心齊名，人稱陳林，與南散及族弟無我，同儷一廬，並知名，號爲三林，人稱南散爲大林，君爲中林，無我爲小林，蓋以齒序之也，父聞其在東所與遊者，率皆赤心人，恆寓書規之，君答書云，大人所不安者，恐兒學非所用，將有殺身之禍，今習文科，文科主心理倫理諸學，豈有學心理倫理之人而得禍者，父無以折，噫，豈知其廣州起義，卽本民族心理，以解決根本問題耶，辛亥春，廣塵得黃趙來書，謂事大有可爲，衆議以廣塵赴港主粵事，君旋閩謀響應，於是二君最先行，同舟赴港，蓋欲與在港當事之人接洽，後回閩，庶便於舉措，不至抵牾，嗣後消息愈佳，於是瘵心子明，希吾諸人，皆相繼離東，君旣抵港，黃興喜曰，意洞來，天贊我也，運籌帷幄，何可一日無君，因罷福州響應謀，專注於粵事，而君以廣塵命旋閩召集同志，父見君闕然歸，駭問其故，則云東學櫻假，東友拉歸導遊吾國吳越諸勝耳，滯十日，事竣卽返港，於是郁莊，元棟，肩宇，任之，諸人，始相繼而至，故是役閩人赴義，視他省獨多，君之力也，三月二十五晚，君偕廣塵，希吾，鑄三，郁莊，諸人先入粵，二十六晚，聞靖菴，天嘯已由東蒞港，特偕鑄三復來港爲前導

，是夜，瘵心，靖菴，仲謀天嘯，同宿於濱江之樓，子明，元棟，明艦，諸人，則別宿他處，至夜半，君與鑄三始到，談竟鑄三，天嘯等疲倦甚，遂就寢，君獨挑燈草絕命書寄家，至破曉，始輟筆，翌晨，攜囑某友云，我死，幸爲轉達，遂偕靖菴，仲謀，天嘯，入粵，舟中，靖菴仲謀居一室，君與天嘯居一室，低聲謂天嘯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定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惟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緩，特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今試以余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願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爲我墜泪，况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寧有憾哉，寧有憾哉，既抵粵，以二十八日尙有同志自閩中來，須導之入省，故君復於二十七晚馳港，至二十九早，遂偕子明，愈心，鑄三，郁莊，元棟，肩宇，任之等，率全部閩人入，與廣慶輩會於城內，午後五時許，同馳轟攻督署，君揮彈當先，直擣署內，不見張鳴岐，及出遇防營，受傷力盡見獲，報載獲一斷髮西裝之美

少年，蓋卽君也。訊於水提署內，君素嫻國語，毫無閩腔，然以委員多粵人，恐難曉喻，因操英語問其解否，蓋以粵人多嫻此也，移時，李準諸民賊出訊，君則侃侃而談，綜論世界大勢，各國時事，羣賊爲之心折，傾耳以聽，君初坐地，至是，賊爲開去銹扣，延坐堂上，假以筆墨，君縱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至激烈處，釋衣襻磅，以手捶胸，若不復忍書者，書一紙，李準攜與張鳴岐閱，更書第二紙，臨筆，稍爲停頓，狀似欲嘔，猶恐汚地，未遽吐，李親持唾盂近前，始吐，奉以茶烟，猶起鞠躬爲禮，旣供畢，又在堂上演說，至時局悲觀處捶胸頓足，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漢族鞏結，則吾死瞑目矣，繫數日，勺飲不入口，棄市之時，面不改色，俯仰自若，引頸就戮，春秋二十五，事後，由友轉寄一大函至家，則君三月二十日夜絕筆書也，一寄父，暫截數言云，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食耳，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一致夫人陳氏，婉轉千餘言，曲當情節，末數語且云，吾死，汝尤當善撫遺孤，他日使成吾志，若汝腹中是男，則一意洵死，尙有兩意洵存，不患不達吾目的，夫人聞耗，濱死者數，後遺腹果得男云，君在東所譯有六國比較憲法

論，已付刊，其遺著僅存四篇，一駁康有爲物質救國論，一告父老文，一家書，一莫那國之犯人。

## 石德寬烈士



石烈士德寬，安徽壽縣人也，字景

吾，又敬五，終易名曰經武，年十七，通小學，能文章，慷慨有大志，不甘家食，從學院垣陸軍學校，二年不成，游學東瀛，肄業於警監學校，次年入同盟會，愈奮發，身長七尺，英俊沈毅，人咸器重之，會清會母子相繼死，南北軍合操太湖，君以機可乘，急於發難，歸皖游說新軍，與熊承基范壽山合謀，以馬炮二營爲根據，部署同志，特起江干，屢戰集賢關口，事敗，范殉難，逾二年，熊亦於吉林被逮，死之，君聞之大痛，辛亥春，二月，宋豫琳爲趙聲代表，率江淮子弟九十七人運海而南，君與焉，及三月二十九日君留守二牌樓趙部機關，憑牆登瓦，與敵抗戰，力盡而

亡，年二十六，有子一，有弟一名鳴球云。

贊曰，吾愛經武柔情俠骨，文士知兵，接物推誠，喜紓友難，可謂賢矣，繼自東京盟誓，潛歸圖皖，皖事不成，亡之瀕瀕，奔馳港粵，再接再厲，可謂勞矣，及攻督署失敗，賢者死，健者逃，彼猶以七尺血肉軀，抗滿清煊赫兵力，身無完膚，猶呼殺賊，非傳所謂臨難不苟者耶，忠烈義氣，宜與堅如孟俠先後等倫矣。



## 李文甫烈士



五八

李烈士文甫，東莞石龍人。髫髻之  
歲，嶷然聰異，長讀書涉百家氏，能究其  
略，研金石學，工書法，下逮片長小技  
，不問纖鉅，悉如宿諳，然天懷磊落，  
淬厲大業，文藝毫末，餘事隸之，平居  
恂恂若柔怯，及決疑定計，必行之志，  
毅不可奪，家中資，以紓難故，毀焉，  
時滿廷日恣專橫，公慨然謂人曰，吾輩讀明書道，  
功業之創造，我何讓爲，士患不勇，奚患不能，粉骨碎身，  
而魂魄奚愧也，戊申遂謁汪  
精衛胡漢民於香港，與論世變，相對歎歔，乃共組同盟會南方支部，奔走內地，往來僕  
僕，無憚煩意，雖偵騎四出，機陷叢佈，而銜膽自若，了無怖色，旋經理中國報事，及

主時事畫報筆政，鼓吹革命之力，尤以公爲最焉，己酉春，新軍舉義於廣州，公與其役，事不果克，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義師攻廣州總督署，公手持二槍，挾炸彈，與林公時爽，率衆爲前驅，擲彈猛擊，死敵兵無算，傷足，猶手斃數敵，敗後爲清督臣張鳴岐所害，是役死者七十餘人，同葬於黃花之原，嗚呼，民國底成，皆公與諸烈士之熱血所締造，公雖死而創造功業之志，可以不朽，公死無子，林直勉與公患難交而有子二，以其次子漢陽以義嗣公，以慰公於泉下，而弗以異姓嫌，公之墓旣彰，余恐其事之佚而弗傳也，爲傳以叙其略。

贊曰英雄屈蹙在閭巷，一市皆以怯懦笑，及夫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志往，強於三軍，矧季公從容國難，剛必柔守者乎，故季公殉義日，曾聞人曰，平生不識李文甫，今不復相天下士矣，嗚呼碌碌者何足以鑒深沉智勇之士哉。

## 陳文褒烈士



六〇

烈士字文褒，以字行，粵之大埔人也，目炯炯有棱，好狂笑，聲震屋瓦，曠呵人，咸辟易之，家貧，初商於惠州，繼商於南洋，得貲，則沽酒結客，旋散去，嘗歸里，買舟溯韓江而上，每食自任烹調，飽酒肉，則乘醉陸行，遇神像輒毀投之，在高陂途中，投其鄉最

迷信之神，鄉人得報，數十人操戈逐之，至則既立中流舟上狂笑，邑中婦女，髻似船似蓬，笨且陋，相沿久，無能易者，烈士未三十卽蓄鬚，復高翹之，邑俗純謹，幾無五十以下蓄鬚者，妻厭，勸去之，曰我厭汝髻，猶汝厭我鬚，汝能易髻，我卽去鬚，妻無奈從之，已而妻以衆咻復舊髻，烈士亦復鬚，卒易其妻之髻而始去鬚，邑中婦女，自後始

有易髻者，其不羈大抵類此，有所信仰，必求其達，自南洋感受三民主義，投身同盟會後，日夕思酬其志，平居雖放縱不羈，而於國事則異常誠篤，清末，美洲南洋華僑，命思潮至磅礴，清廷乃派其大臣楊士琦假名撫慰，並重其事，以軍艦送之，實則欲偵黨人行動以爲防範謀，且欲攫華僑金錢以供內府，如剛毅之南下者，楊甫至馬來半島，閩籍富商胡某，廣集所知，開歡迎大會，座甫定，烈士昂然直入，趨座前，怒目斥楊曰，滿奴來何爲，豈吸四萬萬內地國民之脂膏猶不足，而必及此別鄉并離骨肉艱難困苦之華僑耶，若云撫慰，內地國民，日加殘虐，何有華僑，華僑回國，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滿奴來何爲，速返，勿污乃公刃，全座失色股慄，環向烈士乞哀，烈士大笑曰，犬羊不足食，君輩何懼爲，各人如鳥獸散，楊即乘軍艦當夜回國，清室盈廷之謀，敗於烈士一斥，人皆壯之，烈士蔑如也，庚戌正月，廣州新軍之役，烈士後期不能與，憾甚，既聞各省同志仍在廣州，籌大舉，恐又後，則急歸，事前籌二三事助大舉費，不達，日切齒曰，事成將不與守財虜同中國，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大舉之期，烈士任城外發難之役，嗣因子彈未至，不能與攻督署者同時並舉，烈士聞城內鎗聲，

急趨入，忘其鎗尙無彈適遇以篋送彈者至城門，遇遮截，無所投，烈士乃挾其篋，置靖海門外某富者家，揮之曰，可急促同人持鎗至此取彈，毋誤。己乃滿囊彈，衝入城，攻督署，敗，及於難，其遺骸與是役同難諸人共葬黃花崗，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時年三十有奇，兄一，妻一，妾一，子一，其妾日人，蓋烈士數奔走革命，回南洋貧無立錫時，依其當爐賣咖啡以度日者，烈士死，妻在南洋，尙爲措資送之返籍。

贊曰，余與烈士同里，里人多厭其狂，余獨喜其真而與之善，烈士對余，亦敬謹有加入，及同盟會，遇同志皆親愛，而於余尤切，凡事皆得可而行，日必過余，每聞戶外步履挾風沙而奔者，必烈士無疑，性無所忌，惟求其信，旣信而行，不知毀譽榮辱艱險，卒本此天真，視死如歸，以殉主義，孔子曰，狂者進取，烈士有焉，無惑乎世人咸以狂目之也。

## 林尹民烈士



林烈士尹民，字靖菴，號無我，閩之閩縣人，意洞族弟也，父眉叔先生，名孝揚，號樂天，仁厚稱於時，娶梁氏，生二子，君其次也，長曰肇民，字璞初，少學陸軍於日本士官學校，與子明聲、濤諸人，首先倡革命，鼓舞一時，既卒業歸國，而志不少變，武漢發難，四方響應，時肇民在閩爲標統，謀聯絡軍人舉義，毅然以其家爲會議地，于山之役，督戰有殊功，殲醜虜無數，願未嘗自矜，知者莫不多之，君生而喪母，少以孝悌聞，比長，倜儻有大志，喜揮霍，見吝嗇者，輒深惡痛絕之，素嗜飲，數斗不亂，願每逢伏臘，飲後輒蹠胸哭母，極其哀痛，己酉冬，罹暴疾幾殆，既瘳，親友切諫之，遂絕不復飲，君風骨偉

岸，有神力，能舉石三百斤，嘗學少林之技者五稔，盡其術，酷好畋獵，嘗入山手格獸，瀕險者數，而氣益壯，少時讀三國志，獨慕張桓侯，遇不平事，挺身大唱曰，吾翼德也，奮拳毆擊，當者立踣，嘗黑夜袖刀，戲伏柵上，三漏將殘，擊柝者適過其前，君疾下拔刀擬之，擊柝者疑爲綠林之傑，戰慄投拜乞命，君笑釋之，於時年方十六七耳，其不羈如此，其神武亦可想見矣，伯父宦浙，招君往，令入學堂，與廣塵同校，最友善，廣塵寧靜和謹，而君殊赳赳，情性雖異而交義甚篤，人多奇之，君天稟絕慧，雖終日嬉戲，而課試屢第一，伯父深器重之，迨廣塵渡東，君悒悒有失侶之感，伯父爲代請君父，許其赴日留學，遂東渡，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其儔，是時君年既冠，深自斂抑，不似少時狂態，以是人皆畏愛之，二十三，卒業，尋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醫科，補官費，然非其素志也，嘗太息曰，大丈夫生此世，當以鐵騎五千橫行天下，效檀王徐常輩，驅逐胡虜，收復河山耳，何能終身伏案作博士耶，至是益參究中外兵書，淹通戎畧，庚戌春，新軍事敗，倪映典死焉，廣塵極悼慟，夏六月，由港反東，血淚猶在眼也，君嘗言中國人病入膏肓，舍革命無可救藥，既見廣塵，因固求入黨，君字蹟高古秀勁，諸友爭謂

爲岳武穆戚南塘，儔也，君笑曰，是淺淺者寧足道，功業能克肖二公者，方無愧耳，君與同志僦居一廬，名曰田野，每中宵起舞，運劍如飛，人面月影劍光，交相輝映，然以修養久，亦雅有雍容敦厚之風，嘗製一印，曰劍膽琴心，蓋可以此代表其人，每介人入黨，人多願戀家族，輒泣告之曰，余豈不知家族可戀，顧中國將亡，何有于家族，毋寧立定主義，於必不可犧牲必不忍犧牲者而犧牲之，假能奮袂而起，克復神州，快何如耶，凡事祇問當爲不當爲，成敗利鈍，不必計也，今日志士，中道變節者甚多，甚且爲虜所用，逮捕同志，曾狗彘之不若，而賢者亦多因磨折而生厭世之想，吾甚惜之，鄭所南曰，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吾人不可無此堅忍不拔百折不撓之精神也，第一次不成，由第二次而進至十百千萬次，最終必有放大光明之日，吾身亦何憾不親見哉，父屢欲爲之娶婦，君慮累風雲之氣，百計婉却之，庚戌冬，以父命旋梓度歲，君性最愛馬，春風淡蕩，獨偕二三親友，跨馬出郊，角逐爲戲，而閩罕良馬，君擇其最馴駿號爲龍者騎之，如騎羸狗，揚鞭疾馳，體重力強，馬不能勝，汗下如雨，御者瞠目咋舌，驚爲天神云，辛亥春，三月初七日，始到東，是時閩人同志，已紛紛赴粵，君知旦夕且大舉，



甚喜，亦與友挈軍械六箱返國，共襄大事，二十六抵港，二十七早入粵，二十九晚，事發，君偕諸同志馳攻督署，直前摧陷虜衆如拉朽，卒以飛彈中腦，血湧如注，遂仆，春秋二十五。

## 李德山烈士



李烈士德山，字澤三，廣西柳州羅城人，性和藹，鄉里稱善人，家惟鮮恆產，不能給學費年十六，乃棄書習技擊之術，恆爲人雪不平，鄉人咸畏服之，年已長，術益精，從學者日衆，君憤滿清專制，政治腐敗，遂熱心革命，惟時機未至，權授徒以延攬同志，爲待時而動計也，嘗謂技擊一道，吾國南北二派，各有專長，拳術之外，復有劍術，循序漸精，直通神秘，日本人竊吾緒餘，少變其形式，自謂駕吾國而上之，然終弗吾及，近年二國力士，戰擇尤比較，彼輒敗衄，特彼國人多尙武精神，習其術者，乃較吾國爲普及，曩者日人戰勝俄國，每短兵相接，咸奏大捷，由是日本柔術，震於世界，而吾國學者，反舍己從人

，不能考其原委，辦其優劣，良可浩歎，蓋吾國自甲午後，對外着着失敗，國人心理，震於外國物質之文明，於是對於學藝，亦因崇拜而啓盲從，視吾國固有之文明，轉鄙棄而不屑道，僕武人也，不敢侈談學術，今但舉關於拳術者言之，吾國技擊家，有點穴之術，以每日十二時推知血脈之行度，某時擊某穴，其人必死，或傷而不死，或目前無恙，數年而後死，而皆於下手時定之，無或爽者，顧傷勢雖劇，欲解救之，亦反手間事，惟必由施術之人，或共師傅者能之，以宗派非一，其手術亦非一也，凡此非極精於生理者不辦，而其源則由於醫學，蓋上古醫術，專用鍼法，按穴而施，其應如響，惟穴位宜極精審，稍有錯誤，關係非小，是以改用湯藥，而此術轉爲技擊家之秘傳，今人多崇尚西醫，以其習於解剖，生理上觀察較精，轉譽中醫爲理想之空談，而沒先哲之絕詣，寧非慎乎，夫西醫固有專長，然泥於形質，而疏於感應傳變之理，卽現在科學多所發明，醫術資以益進，然論其造詣，尚不及中醫所造之精，如目生翳障等證，西醫必用手術，或斷爲不治者，中醫則能以藥愈之，且西醫惟就眼施治，不能治病原，故每有翳障去而復生者，中醫則無慮是，此實經切實比較而得之，非浪舉一二事以爲斷案者，故可爲西

醫疏於感應傳變之理之確證，吾意習中醫者，當先研精科學，採其所長，補吾所短，必能爲中國醫學大放光明，今中國醫生，誠多不學無術之輩，然遂因是而薄中醫之學術，而專尚西醫，是猶厭家鷄而愛野鶩也，醫學如是，他學可知，羨他人之長，而乃自棄其固有之長，吾殊爲青年惜，技擊雖云小道，然能依法練習，循序漸進，亦足壯民氣而揚國光，倘能由外功而內功，貞之以恆，豈但化弱爲強，且可涵養氣質，則神乎技而進於道矣，其見理之精有如此者，暇又常與學徒演說滿清虐待漢人故事，播種革命思想，由是黨徒漸衆，壬寅癸卯年間，柳州股匪蔓延，君欲聯絡之，冀可乘機而勦，時岑春萱督兩廣，乃說東省善堂紳士左麟書，以招撫請，岑卽命左協君赴柳辦理，諸匪首陸阿發等，俱願聽君指揮，已就撫，將各股匪改編成軍，君方竊自負，謂大功之將成也，不意爲官吏所疑，聞有勒令繳械解散消息，君乃潛逃歸里，各首領亦復其綠林之舊，甲辰春，龍岸紳商辦民團，公推君管帶，土匪相戒不敢侵犯，地方賴以安靖，是年冬，忠字營統領黃忠浩，患土匪猖獗，命君設法招撫，君應命往，陰說以大義，令入革命黨，而表面陽爲官軍，免爲民害，於是匪首謝源安歐正光歐華周等，皆願就撫，黃統領卽委君爲先鋒

幫帶，未幾，黃統領聞其隱謀，即收君於獄，數月始出，戊甲秋，與同志張鐵臣陳曉峯等，在柳州創辦樟腦公司，及華熙客棧，借爲革命機關，接納志士之地，與同志登鯉里峯測繪柳州城地圖，以備舉事之用，後又爲官吏所疑，相率遁去，君知黨人多在廣州，乃東行，謀聚合，庚戌春初，粵新軍起事，君實與其謀，時藏身廣府學宮羣治學校，將與同志爲新軍內應，不意新軍一戰而敗，計無所施，清吏搜捕餘黨甚急，君易服去粵，抵平南，託迹堪輿，以寄其生涯，兼教拳術，聯絡壯士，雖屢遭挫敗，而其氣曾不少衰，未幾，由平還羅，四月，有所運動，又爲吏逮捕下獄，鞠訊時，以酷刑逼供黨羽，終不吐一詞，後得善堂聯電請保，並本地紳商聯名稟請，始得保釋，而薄產則蕩然盡矣，嗣後鬱鬱家居，每言及國事，輒慷慨奮發，未嘗一日忘國仇也，辛亥春二月，聞黨人將大舉起事，喜極，即欲起程，適劉古香亦函請赴粵協力發難，君毅然不告家人而行，至粵垣，古香爲介紹之於黃克強及諸首領，皆大悅如舊相識，克強尤倚重之，初定四月初旬發難，旋以事機洩漏，提前於三月二十九日舉事，時有以倉猝無成，欲中止者，克強難之，君慨然曰，事已至此，寧有退理，吾此行原不顧成敗，但得死所，便可以對同胞，

不幸而敗，吾國四萬萬人，豈能無繼事者，何多慮爲，克強深然之，二十九日攻督署，君奮勇無比，及後轉戰至高陽里米店，積米爲壘拒敵，敵軍環攻，戰至次日，不能勝，而死傷甚多，張鳴岐下令縱火，君乃衝出，以槍刀連殺數敵，俄彈中腮部，猶負傷力戰，而敵兵益至，所借同志韋絃鈴章明禮章煥禮章義延林盛禮等，相繼中彈亡，君力盡，遂被獲，臨刑，了無怖色，遺骸葬黃花崗，光復後乃賜恤焉，子三，長先春，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護法軍興，任第三軍司令部混成旅副官，次先英，先岐，尙幼。

## 陳與燦烈士



陳烈士與燦，字瘵心，閩之閩縣人，早失恃，父爲碩儒，善教育，君少負氣節，尙質樸，姻辭令，讀書有慧根，過目成誦，屬文動筆如飛，著述頗富，而內外方圓，與物無忤，獨痛宗邦淪亡，民生凋敝，常毅然以國事爲己任，素喜汪洋濶之爲人，文章學識，差相若，惟貌絕奇，色微黑，大口隆準，目光炯然，人望而敬畏之，年十三，肄業侯官高等小學堂，常以規則自繩，並以繩同學，友有過輒面陳不少恕，然忠告善道，能令受者如飲醇醪，居常每以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校中立自治會，每選舉必咸屬意於君，君亦以是自奮，遇國事必竭力爲之，奔走呼籲，從未嘗以疾病勞苦辭，有時瀏覽書報

，見時局孔亟，則放卷呆坐，時或號咷大哭，其愛國根於天性也，日俄之役，君憤虜廷柔閣誤國，欲北走燕，有所爲，因事不果，未弱冠閩人曾以割閩易遼事開各界全體大會，研商辦法，蒞者多巨紳碩彥，顧所議多不諳時勢大計君於稠人中挺身提議，痛論時局，多中肯要，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者雖冥頑老朽，亦爲之感奮，君名由是噪時，尋投入報界筆政，以持論不利於滿虜被封禁，君益憤，有劣紳某私以閩贖售於法，閩人大譁，開會議拒之，君蒞會，卽首躍壇上，剖辯利害，繼以痛哭，衆皆背裂髮指，氣勢倍壯，約因之遂廢，閩路繼於欸，不能辦，雖募之南洋，猶不足，君爲之奔走呼號，卒使閩人踴躍購股，獲成厥之功，其關心公益常如此，父旣助率，遂東渡日本，時年二十一也，入早稻田大學，習法律，勤苦力學，成績卓著，初君之留東學費，仰於其舅薩鏡冰，蔭性迂怪，視子弟如造，獨雅重君，月資給之以二十五金，實不足用，君安之，不請益，惟以課暇譯述各種法學，得償自助焉，以少蓄革命思想，故到東立入黨，然志在必成，初欲姑忍一時之憤，以待學成大舉，日惟閉戶讀書，絕意酒色，以故研究法理，獨得精奧，至忘寢食，夢嚙猶作誦聲，舉止言笑，率含有法律氣味，或戲呼爲法學者，副其



實也，迨至汪黃暗殺起，君聞精衛被逮，大爲感動，悲不自勝，始思以一擲爲快，庚戌夏，盛宣懷倡假外資，以圖自利，君聞而欲往刺之，致書囑暗殺部員方女士云，有機可乘，卽見示，後以事不果行，磨盾草檄，夜闌不休，鄉人志中所有組織規模，及一切法令，皆倉卒立定，並君之所建也。君以雄辯推演說界中巨擘，論鋒之銳，無能當者，每當衆論紛紜，會場洶沸之時，君以最簡明數語解決之，則秩序整然，以此益爲人所推重，庚戌夏，嘗與諸友擬創天聲月刊鼓吹公義，君與意洞擔任論說，所作稱最，大有民報精衛漢民之風，未付刊，以事中阻，辛亥之春，君行將卒業矣，聞粵東將大舉，則與友舍之而來會，悉焚其積稿以示決志，售器物以充旅費之不足者，旣抵港，君以廣塵命：於二月初十日偕彥功赴台灣林氏處，募得軍需三千元帶歸，衆以君體素弱，不宜赴行陣，皆力阻其入粵，廣塵・鑄三・二人阻之尤力，君不聽，曰，事苟不成，諸君盡死，我義難獨生，倘幸而成，廣州一得，基礎旣立，雲捲電掣，天下不足平也，於此盛舉，奈何使我觀壁上耶，卒以三月二十九早偕諸友入粵，事迫時，君與諸友皆力主戰曰戰亦死，不戰亦死，天下寧有束手待縛之壯士哉，遂至午後五時許，同擊督署，君奮身爭先，

當者皆糜，直入署內，大索破鳴岐，不得，憤甚疾衝而出，飛彈中左目，血溢如注，身又被創，踣而復起，忍痛死戰，力盡見獲，直供不諱，越數日就義，臨刑不跪，容色恬然，時年二十四歲，嗚呼偉矣。

## 羅仲霍烈士



七六

仲霍烈士名堅，別字則君，廣東惠陽縣蘇茅埔鄉人，太平天國之役，有羅添者起義新安九龍率萬人入長，與洪秀全合，轉戰克捷，以功封都督，仲霍其堂侄孫也，仲霍幼就傅，聰明穎異，嶄然露頭角，前清科舉時，鄉塾競習帖括，仲霍獨好作古文，年及歲，父卒事畜，無資，授徒，隣里，奉母以孝聞，踰二年，家益落，子身走安南南洋各埠，丙午，在檳榔嶼師範學堂卒業最優等，旋籌辦吉隆遵孔學堂，荷屬火水山中華學堂，歷充兩學堂校長，及該埠報館主筆，獲晤孫總理，親炙其言論丰采，大啓民族思想，遂遊各島，演說革命，旁皇奔走者六年，辛亥正月，由南洋返香港，從事秘密運動，妻聞耗挈子往訪，仲

霍避不見，友人強導之，夫妻闊別十年，寒暄數語，冷淡逾昔日，相處月餘，賓朋雜選，籌謀大事，日無暇晷，絕不及於家務，蓋其以身許國，家族主義早已脫離，迨三月二十九，偕黃克強先生及諸同志攻督署，傷左足，誤走旗人街，被執縛之庭柱，仲霍對清吏昌言革命理由，痛罵滿奴，洋洋數千言，卒被害，年三十歲。

## 陳可鈞烈士



七八

陳烈士可鈞字希吾，一字少若，閩之侯官人，幼失怙恃，依於姊，家世艱難，備嘗苦厄，君貌皙而臞，目光如水，氣度閒雅若神人，生平不嗜飲，不近女色，善理財，思慮精密，處事明敏，性慈愛，聞貧民疾苦呻吟之聲，輒惻然動容，時清政日非，國命岌岌，君悲天憫人，慨然有爲國捐軀之志，顧沉重不輕談國事，每當衆論蜂起慷慨激昂，君獨唯唯不置可否，人以其訥，笑之，然君則以爲多大言者少成事，誠欲救國者，惟有實事求是，爲懇切之規畫，徒作空言無益也，少時肄業侯官高等小學，入器之，尤與瘡心鏘三善，嘗聯盟驅胡，後隨伯父官秦，入陝西大學肄業，嗣往日本入弘文學院普通科，不一月，而

有留學生取締規則事，君憤外人辱我甚，趣裝歸，翌年事平，復東渡，入原校，時年十九也，逾二年卒業，赴試第一高等學校，已獲選矣，以驗體格黜落，乃入正則英語學校高等科，研究泰西文學，夜入德國語學校，兼習德語，嗣後凡四赴第一高等入學試驗，及第者三，而終以體弱被黜，蓋君矢志欲進帝國大學工科，而第一高等爲必經之階級，惜爲體格所阻，願弗之遂，或勸其赴試他校，非君志也，庚戌歲，嘗謀赴德留學，不果，乃一意從事於救國運動，以推翻滿虜爲職志，但以當時法網甚密，知大舉發難之不易成事，決意欲效子房博浪之椎，入燕刺殺載灃，以繼汪兆銘未竟之志，故其室內盈篋皆炸彈小鎗也，恨未得其當，卒無可洩，辛亥春，得港信，知粵東將大舉，乃於三月初五日離東，越九日抵港，是役也，黨人以福建爲多，助費華僑，大半又隸閩籍，君勉鄉人曰，事起，我等當爭先死難，否則匪特無以對我明季抵虜之諸先烈，抑亦無以見吾閩助資之華僑也，衆皆願死戰，二十五晚君偕廣塵意洞鑄三兩蒼諸人先入省，時議者多謂虜吏醉生夢死，霹靂一聲，當失魂魄，得廣州指顧間耳，君獨有憂色，曰，彼張李諸姦，誠雖才能不足，而凶險有餘，語云，蠱蠱有毒，未可輕視，吾黨人數既多，良莠非一，誠

恐風聲洩漏，彼已防備，亦正堪虞，吾輩至此，饒無反顧，終當冒險行耳，二十九晚，同赴攻營署，君揮彈馳戰，敵兵奪氣，倏忽竄散殆盡，鼓噪攻人搜張鳴駭不得，知已先避乃復噪而出，則李準之兵，已圍於外數重矣，君揮彈衝其中堅，敵陣大亂，君亦被多創，血殷衣，猶死戰，力竭被獲，廢吏謂若白面書生。何苦爲逆以自殘，君勃然怒叱之曰，爾謂我輩此舉爲已失敗耶，國內同胞，必有繼起，而成我輩之志者矣，爾等利祿薰心，遂以不義之富貴爲可久恃耶，吏深愧之，越日赴市，引項就刃，略無怯容，時四月初一日，而君年僅二十四云，識君者聞之，莫不驚嘆希吾之端重瘦弱如處子，而竟能爲此轟烈之事業也，君父字心若，君愛父，故別字曰少若，未婚無子，兄可敏，性情意態，皆與君逼肖，弟可潛嘗以煙臺海軍卒業生留學英國，愛國情殷，竟不計己身利害，竊取秘密軍書，事覺，被騙回國，聞者稱爲難兄難弟云。

## 饒輔廷烈士



烈士諱可權，字競夫，一字輔廷，廣東梅縣人，秉性誠篤，任事果毅，少失怙恃，賴兄教養成立，讀書能自悟新理，每以帖括爲恥，雅好專門學，及後爲歐美風潮激盪，知祖國革新事業，不容一日緩，嘗言曰，學問以人格而立，教育窳敗，人格萎靡之國，決難插足競

爭漩渦中，丙午歲乞兄資助，肄業上海中國公學庚戌畢業旋里，充高等小學教師，循循善誘，然國家種族思想，時溢言表，是歲十二月與溫慧玉女士結婚，明年二月革命黨結秘密社於羊城，伺機舉義，是秋清吏偵知，防範綦嚴，城內房屋搜查益密故，以無眷屬者不能僦屋而居，烈士聞知之，卽挈女士往，與丘哲同住於謝恩里，調度部長姚雨平，



陳競存，多在彼處，商議要事，秘密機關，多所掩護焉，同志又以其誠懇可信，俾轄糧臺任，影響較大，遂被清吏察覺，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之際，被捕，研訊數次，施以慘刑，烈士堅不吐實，且責以大義，清吏赧然，遂於四月初八日就義，年三十一，女士猝遇變故，誓殉夫，友人勸之歸。○憂鬱多病，數月嘔血而死，嗣子蘭芳，現留學日本。

## 陳更新烈士



陳烈士更新，字鑄三，一字耿星，福建福州侯官人，早失怙恃，無兄弟之親，孑然一身，境遇至苦，少有志操，讀書顯如素習，美丰姿，神采奕奕，風度翩翩，善擊劍，精馬術，發鎗，無一不中，智畧深沈，意氣縱橫，好談論軍國大事，嘗自比吳桓王，或戲之曰。君儀表如此，成固追跡伯符，敗亦不失與史堅如稱爲雙絕也，君大笑，年十一，入省垣某高等小學堂肄業，與瘡心希吾共筆硯，雅相契重，久之遂成頸交，瘡心諸人，皆閩中一時傑出者也，其穎敏絕人，見者莫不嗟異，而君乃能駕而上之，學冠其曹，試必第一，論齒則君最穉也，稍長，讀明季清初歷史，及揚州江陰諸記，則涕淚交流，憤不欲生，於是

民族思想，深印入腦，無一日忘。後又讀盧梭民約論等各種新學說，遂恍然悟平等自由之義，專制病民之非，由是立志改革，然以儀節自恃，未嘗放縱，但密與瘡心希吾敵血，指心泣而相誓曰，我輩所志，君若不爲，我當殺君，我若不爲，君當殺我，宗旨既定，盟誓既立，海枯石爛無改也，年十六，以全班第一卒業，尋即渡東，入九段體育會，晝三學馬術，習步操，夜則研究數學，及英日兩國言文，終日營營，略無倦色，不數月操日語嫻熟自由，如久居者是雖其聰明天資之由。抑亦堅苦奮勵之所致也。卒業後，以學資不繼，弗克升學，君深憾焉，既歸里，在城南某小學堂授數學及體操，僅一年，辭去至長門，入砲術學校，課復冠絕當時。父老器之，君少定婚某氏女，既及笄，岳家敦促，十歲，乃旋里迎娶，琴瑟甚篤，踰年舉一子，秀穎有父風，君甚愛憐之，二十一歲，以最優等第一卒業，入都赴試，得協軍校，復旋閩，所如不偶，某體育會聘爲教授，居數月，以不能展其平生懷抱，恆鬱鬱不樂，翌年辛亥春訪友於廣西桂林，適瘡心至香港，謀大舉，電陳共計，君遂欣然往焉，舟中顧謂友曰，余結褵三年，婦甚賢淑，能與余同艱苦，蓬茅甘心，藜藿不怨，家雖蕭條，沾酒對酌，形影相依，自謂此樂不讓古賢，此行不

幸，若膝下無兒者，婦必以死殉，末我今兒在襁褓中，求死不可得也，而家赤貧無立錫地，雖有感好，人情澆薄，自古已然，況當此俗哉，嗟乎，我死不足惜，孤兒寡婦托之誰乎，語畢，容顏慘然，淚落如豆，襟袖盡濕，友亦爲之心酸，相對飲泣，抵港後，與諸摯友日規畫一切進行方略，磨礪以須，三月廿九早，偕瘡心等入省，午後四時許，同赴轟攻督署，君奮勇爭先，擊斃敵管帶金振邦，官軍辟易，廣塵，靖庵，郁莊，元棟，旣陣亡，君與意洞，瘡心，子明，希吾，諸人，殺入署內，無不被大創，血濺遍體，旣而諸人或被衝散，或被擒獲，傷亡略盡，而君猶孤身獨戰，官軍不敢近，至四月初三日，相持三晝夜，不眠無食，目紅如血，官軍望君服裝殊異，斷髮輕鬆，知爲首領，環之數匝，君彈盡力瘁，乃見獲，官吏怪其以美少年而爲此，謂之曰，子齒尙穉，何故倡亂，自罹殺身之禍，君厲聲曰，吾起義，所以破醒同胞迷夢，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赴市死，仰天大笑，神色自若，觀者莫不垂涕，年二十二歲。

## 程良烈士



八六

程烈士良者，安徽懷遠縣人也，其父萬彭，性任俠，好爲鄉里排難解紛，不避權貴，里中舊習，競恃閥閱，搢紳之家，遇有侵陵孤弱，萬彭時與之忤，動駭羣衆，初，清提督李君紹武，左宗棠郭寶昌之部將也，以善戰名，老而無子，素與萬彭有葭莩誼，值其年少，愛

育之，兼視以爲己子，後爲李族所擠，良乃自立門戶，良兄早殤，良居次，其弟曰傑，良少時，通達文史，膂力過人，年十九，肄業皖垣陸軍小學，又三年，由倪映典鄭贊臣介紹入同盟會，始悟國家種族大義，當此之時，趙聲統三十三標，駐金陵，良爲部屬正目，趙時率操明陵，演繹革命真諦，良素誠樸，爲之感泣，次年，清總督端方囚孫毓筠

於狴犴，趙聲因之南走粵，柏文蔚北走胡，良卽往粵覓趙，充下級軍官，明年，返皖，與熊承基圖謀，兵敗安慶，范壽山，薛明甫，死之，次年，良復返寧，與宋玉琳相誓，同死粵垣，隨之而去，吳暘谷向張根仁言曰，程良必死，張根仁曰，其爲人也忠勇，吳曰，不止此，眞義士也，辛亥廣州大舉，宋玉琳先至粵垣馬鞍街立機關部，入虎狼穴，良爲之從，往返港粵，傳遞機宜，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宋部署各部，同至小東營出發攻督署轉戰華寧里北約憑屋壁，鎗擊清兵，戰至日暮，宋見尸骸狼籍，我軍大挫，急呼程良，下牆壁死戰，良托鎗入重圍，撞刺衛兵，扑之地，再斃數人，退歸報命，警兵追呼，又斃之，如入無人之境，血殷襟袖，未知大勢已去，驚謂良曰，吾不可爲不義屈，又何生爲，汝可去也，良曰，與君同來，不能忍去，須與彈盡均被逮，清提督李準，嚴刑訊鞠，良大罵曰，吾與滿奴無可言者，問其事，良不答，問其姓氏里居，亦不答，當日所謂啞黨人之就義者，卽此人也，死時，年二十八。

贊曰，程良少年，天真爛熳，里中所謂呆公子也，冠年從軍，志在國家，許健侯死生與共，允踐前言，嗚呼，事前炎炎，事敗反目，背義事仇，傾害同志，甚至小臨利害，轉

眼不相識，落陷阱不引救，而下石者，皆是也，聞程良之風，可以愧矣。

## 馮超驥烈士



馮烈士超驥，字雨蒼，一作郁莊，初名敬，其先閩之延平南平人，後徙侯官，世以武功顯，君狀貌魁偉，目瞬如電，善騎好獵，力能禦奔馬，蓋所謂將門出將者也，幼不羈，好與羣兒戲於曠野，編成軍隊，已則持刀指揮，如大將狀，聲音宏亮，氣象凜如，福州駐防旗丁三百餘年，橫恣如一日，經其地者輒遭侮辱，人雖恨之刺骨，而畏不敢較，君每聞其事，則憤火填胸，誓爲報復，一日伺其悍酋數人出，君部勒羣兒，一鼓擒之，曳至大澤之中，毆之幾斃，由是俠名聞遐邇，爲衆所景仰焉，讀書絕慧，善屬文，長篇鉅製，倚馬可待，書法奇崛如其人，十餘歲入邑庠，父老歎羨曰，是兒早慧，舉止不凡，他日必成



重器，會庚子之亂，國勢岌岌，而國人尙冥頑如故，酣嬉自若，君獨投筆嘆曰，昂藏七尺軀，生此國破家亡之日，當赴戰場執銳殺敵，何能啣喁作孱書生酸腐態，坐待爲奴乎，自是絕意仕進，不講舉業，惟欲學武，弱冠負笈游金陵，入南洋水師學堂，習海軍，於時風氣初開，一知半解之徒，輒以識時務自命，南京水陸師學生，多如鸚鵡學言，高談革命，實則於學理時勢，茫然十不知一，惟爲新潮流所激刺，似不談革命不得謂文明也，君大憤痛，對衆責數曰，革命乃誅殘伐罪，救民水火之謂，湯武是也，今日中國，誠非此莫救，諸君果有志者，但當蓄之於心，待時而動，奈何視同兒戲，以此爲口頭禪乎，是時趨聲亦肄業於陸師，聞君名，亟訪之，一見語合，結友而去，君在校未卒業，以病旋閩，爲人方雅正直，和藹可親，人樂與交遊，因益知名，馳驅國事，不憚艱苦，經理繁務，輒井井有條，家貧事親孝，早娶夫人明大義，能與君共艱難，衣食敝陋，不以爲戚，甚至日不舉火，而意泊如也，友人見君生涯日落，咸代爲憂，而君殊坦然，言笑如恆，體貌且益壯，其涵養之深如此，嘗語人曰，貧何足爲吾輩病，彼宋武帝明太祖諸人，豈非尺土不啻，而絕無聊賴者哉，嗣偕鑄三趨閩口長門，入要塞砲術學校，試輒

莫然高列，與鑄三互相切磋，砥行勵學，夙夜精勤，聲譽益華，卒業後，並轡入燕，經部試，鑄三列第一，君列第四，皆得協軍校，復旋閩，或言舉人軍校，等是僞號，君何獨棄舉人，而取軍校乎？君曰：是自有故，舉人而仕，祇作文官，弄刀筆耳，軍校雖小，可望爲將，一旦軍權在握，要使逆胡匹馬不還也，僞號之受，非不滋愧，顧納履之恥，胯下之辱，古賢尙復爲之，吾何人斯，敢不隱忍而謀遠大乎，旋就職於閩口砲臺，才大位卑，不克有爲，深引爲恨，辛亥春粵東將舉事，意洞回閩，招募同志，趣君同往，時君母卒已久，父病甚，艱蹣蹣不能決，意洞以其情關父子，不敢強，旣而君奮起曰，吾意決知矣，國事公也，家事私也，吾愛父之心，何嘗不百倍於常人，顧此時當捨私從公，吾寧受負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載一時之機，而終爲亡國奴也。入與父別，父曰：兒第去爲國努力，勿以吾爲念，君泣不能仰視，又與妻別，妻曰：君趣去，萬一不幸，三月而後，苟無音耗，妾當投繯相從於地下，君曰：此決不可，家中有老病之父，下有穉弟，我死罪已不可道，卿若復爾，則仰事俯育，託之誰乎，遂涕泣而別，君行後，父疾頓革，中途聞父凶耗，一慟幾絕，嘔血盈盃，擊几言曰：父死我定不生，此去卽幸而捷，

事成之後，吾必自刎以謝吾父也，抵港則諸同志多舊友，相見甚歡，三月二十五晚君偕廣塵，意洞，希吾，鑄三，諸人先入省二十八早復以事旋港，二十九早又偕子明，癩心，鑄三，諸人入省，會於省城吳公館，其晚同赴轟攻督署，君奮身搏戰，舉彈拋擲，聲震如雷。短兵截接，敵皆散走，旋水師兵圍之數重，君縱彈橫掃，敵陣崩亂，君創血傾溢，猶左彈右槍力戰，剎那間身被十餘創，尙挺立握槍而顛，面又被一創，驀然遂仆蓋君固蓄死志，故搏戰尤烈也，時年三十有二云。

## 劉鍾羣烈士



劉烈士鍾羣，字元棟，閩之閩縣人，少磊落，負奇氣，風儀修偉，志意廓然，多膂力，有膽略，善技擊，勇猛冠一時，顧白晳灑脫，鶴然可親，天性任俠，急人之急，重金不靳，見不平事，則怒眦欲裂，拍案而起，必使屈者得直乃已，革命之志，蓄之已十年，事無難易，

輒以身先，讀書通大略，尤好左氏春秋及古偉人傳記，每讀史至班超蘇烈傳，輒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與人論史，識解超然，嘗言魏武帝擊烏桓，斬蹋頓，降虜二十餘萬，功高一世，吾愛之，敬之，而不顧效之也，今者國事方殷，生民塗炭，吾人當以聖賢之心，行英雄之事，不爾必啟爭端，一蹈洪楊故轍，大事去矣，聞者莫不肅然起敬，廣交游

，能折節下士，嘗單身入荒僻地，運動會黨，不避艱險，來依者皆推誠待之多所贍給，家日以貧，殊不介意，因是爲豪客所歸，稱之曰慷慨劉先生，名大噪，雖販夫傭兒皆知之，日俄戰後，割閩易邊之說起，君泣數日不食，潛入山，號召所部，痛哭聲嘶，曉以大義，謀獨立，殺虜吏，仰天矢曰，但爲之，苟不成，刀鋸斧鉞，歸予一人，衆未集，事已洩禍將發，人皆惶惶失措君獨凝然，不動聲色，乃偕逸，倉卒莫名一文，沿途絕食，脫衣付典，市餅餌，以餉諸人身自饑寒，弗恤也，事寢，旋省，深以不學爲憾，乃入普通學堂肄業，未幾以事罷學歸，遂獻身社會，謀公益事，如禁烟救火，雖焦頭爛額，拮手拘足，苟有小補於同胞，無不爲之，南臺者閩之商賈輻輳地，多火災，大吏以其在城外，危不及己也，漠視之，每有警，輒藉詞防亂，立命閉城，任其自焚自滅爲狀極慘，南臺故多豪商，因是大憤，羣起謀自救之術，集資立消防會，以備急，以君義，推爲會長，君毅然任之，因蒞會經理一切，有急則立督多人馳援，身自縱橫烟火之中，神至堅定，煽燒身勿顧也，卒賴其力，倏忽以熄，人咸德之，誦不絕口，生平視友如手足，友有難，到蹙額竭力爲之營救，意洞癡心諸人，皆與君爲莫逆交，得暇則手不釋書，凡

政學軍略，無所不覽，意性朗悟，一過輒了其大旨，顧苟有疑，必以質人，兢兢然若惟患時日之或逝者，又研究暗殺術，善鎗銃，庚戌秋，嘗欲殺一公仇，嗣以仇家遠遁，遂不果，深引爲憾，既好養士，飲食起居，皆與其，劇盜剽客，咸出其門，君恩威並用，涕泣戒之不可爲不義，犯之者立以法從事，婉轉譬喻，衆化其德，願同生死，辛亥春，意洞旋梓，招募同志，君喜不自勝，謂意洞曰，吾黨亦有今日耶，予所部皆能明大義，必可用，當率以往，因謂其曹曰，時至矣，予將以死報國，願從者，不願者聽之，衆皆泣曰，先生死，某等何敢生，誓相隨作雄鬼，蹈湯赴火，唯先生命，君喜曰，今日乃見諸子之心，元棟雖死，亦無憾矣，顧衆多，恐駭人耳目，乃分爲二，自率一部，偕意洞郁莊先去，所餘則囑肩宇任之挈往，是役福建所死十五人之猛士，皆君任與之所部也，三月二十八日，始皆到集，君諭之曰，此地各家千里，退不可歸，中國興亡，在此一戰，諸子勉之，衆皆踴躍，惟欲速發，戰時衝堅陷陣，罔不以一當百，君卒與並傳不朽，嗚呼難矣，二十九早，君偕諸友人粵垣，午後事起，君吼怒猛撲，所向摧破，敵驚爲軍神，望而却走，鏖戰方酣，額忽被鎗，遽仆，血漬面目，幾不可辨識，呼其名，則仰

九六

之，立其旁者，適係其摯友，見狀大痛，乃昇置之路，君猶示以姆指，揮之去，移時而絕，春秋二十七，凶問到闕，哭聲滿野，君之寡妻外，尚有寡孀寡嫂，皆恃君以生者，慘哉，然而君不朽矣。

## 林修明烈士



林烈士修明，字德昭，粵之蕉嶺縣人也，體格魁梧，性情誠篤，不苟言笑，父雲軒，爲南洋僑商，積資鉅萬，君生長富豪家，而絕無執袴習氣，時南洋華僑，團體散漫，恆受侮於外人，君每有感觸，輒義憤填膺，莫能安處，慨然回國，受業於同鄉林岳東先生之門，先生爲蕉嶺耆宿，道德學問，邑人所共欽仰，設館講學，從者甚衆，君已得所宗依，學乃日進，平日處朋友間，樸實和易，虛懷若谷，朋友亦咸愛重之，時值清季，政治腐敗，國勢日非，君因在南洋受外侮刺激，亟望吾國能振國威，一雪恥辱，見政府如此，更爲傷心，知非實行改革，萬難振興，惟自顧學識尙淺，不足舉大事，聞日本文化發達，乃負笈東



游，欲吸收進化的學術，以備將來建設之用，在校注重體育，研精科學，歷數年，畢業旋里，卽從事於革命運動，嗣應蕉嶺中學及松口公學之聘，擔任教席，居恆輒以革新事業勸勉同事，學生被其感動，能盡力於革命者尤多，蓋君已決心犧牲一切，專以革命爲志事矣，會國中政府，親貴用事，貪婪無厭，徒欲假立憲以欺國民，因之革命風潮，躍躍欲動，辛亥春，聞黃克強趙聲等諸鉅子，在粵密謀起事，君惟恐坐失機會，乃急辭教職，遄赴省垣，與同志多所擘畫，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君隨克強入攻督署，力戰而死，知其身世者，莫不爲之惜，謂不意其激烈之至於斯也，妻黃氏，性淑慧，能守志撫孤，子一，名捷忠，現肄業邑中五全高等小學，天資英邁，意態不凡，識者多以大器期之云。

## 劉六符烈士



劉烈士六符，一名錄，字肩宇，閩之連江人。父孝廉，遠醫學有聲，生六子，君其季也。故字之曰六符，諸兄俱邑諸生，行循謹，鄉黨稱善士。獨君少而任氣，好武，以倜儻不羈名，英姿軒爽，精拳勇，善劍術，學於其友周某，周固以勇俠名震八閩者也。君已盡傳其術

，悲歌慷慨，有燕趙風，每酒酣輒起舞，低昂中節，而人莫之知也。方就傅時，聞人說漢高明祖故事，憤曰：劉季險詐，元璋殘忍，雖有誅秦驅元之功，皆不足學，當學聖賢而英雄者耳。讀書警悟絕人，曉暢戎略，好談兵，意氣豪邁，不可一世。初入閩縣小學堂肄業，漸知時局，仰天嘆曰：吾族不武，內外交侵，非鐵血無以自振，願無學術，鐵

血胡爲者，於是投考福州武備學堂，及保定陸軍學堂，皆不得入，父母諸兄，又相繼卒，兄子亦死亡，僅存寡嫂侄女，家窘甚，嫂薄有奩貲，君不忍苦其嫂也，盡其家之所有，以與嫂，而自食其力，或累日不食，單衣走風雪中，絕不作凍餒可憐色，偶得錢，卽沽飲，囊罄乃已，或誡曰，今日飫矣，若明日何，君瞑目叱曰，六符啜水亦可活，寧患飢哉，醉輒痛斥時政，或環走斗室中，呼曰中國欲自強，必先清其源，非是終亡耳，聞者輒以妄人目之，相戒不敢近，坐是交益寡，踽踽獨行，而志不少挫，愈以杯中物爲知己矣，偶步西湖，見山川之明秀，景物之幽凄，酌酒自勞，愴然有感，乃爲文以歌之，名曰熱嘯，熱嘯者熱血蘊於中，不得洩，而以嘯出之也，其旨約，其詞直，其志壯，時人方之屈子之離騷，久之益貧困無聊，授徒自給，嗣考入官立法政學堂，會講武堂第三期招生，君欲習武，則棄法政而入講武，未幾講武以經費支絀停辦，不得已乃復就法政，既卒業，志終在武，將謀入陸軍部，不果，因念但得從戎，卽身儕卒伍，亦可應機，遂所欲爲，庚戌秋，乃北入燕，聞保定招考禁衛軍赴之，又以外省人見擯，君大悲憤，返過鄂，止於其友薇蓀家，友設席款之，以其善飲，命侍者以巨觥進，君起謝曰，僕久

以酒狂名，卮酒安足辭，願自以志在爲國竭命，誠恐或以酒敗吾事，曩已於知己前誓戒之，今斷飲已匝月矣，負君盛意，幸恕之，薇孫贊嘆曰，果哉，君之絕飲也，以此臨事，何事不成，雖然以君量，何至逕醉，君拍座噓曰，十觴亦不醉，痛飲非其時，乃罷，適聞閩新軍砲營募兵，君大喜，謀歸，臨行見案頭有血史一卷，略一按閱，釋書朗誦文信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逕別去，既抵閩，遂入營操練外，兼服挑水等役，怡然忘苦與兵卒雜處，懷之以德，盡得其歡心，乃從容說之曰，軍人之責，今日立國者之所同認，蓋以國家安危，人民榮辱之所繫也，是故軍人之責在於衛國保民，大義所在，死生以之，諸君若不厭聽吾言，請暢談中外史略，以破岑寂，衆頷之自是日以愛國敢死等故事，潛喻而默化之，談國史至外族盜國之際，則神志激昂，淚流被面，衆亦泣不可仰，全營師之，今春以馬蹶傷臂，因創劇退伍就醫，士卒皆依依不捨，有失聲者，辛亥三月廣州將大舉，鄉人自粵招之，不待創愈，倉猝就道，以三月二十八日抵港，翌晨偕諸友入粵垣，午後同攻督署，君鼓勇直前，攻進督署，及出，敵援至，圍之數重，君力戰被創，力盡見獲，報載劉枕玉者是也，第三日與癒心鑄三同時遇害，臨刑

皆不跪，時君年二十有五聞其死者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悼惜云。

## 李炳輝烈士



李烈士炳輝，又名祖奎，別號路得

士，廣東肇慶人也，性敦厚，以孝稱，每以海禁大開，謀社會事業，宜識英文，因隨人到南洋大霹靂埠，就教會所設學校而學焉，次年又由檳送麻六甲某校肄業，並得研究教理，遂爲耶穌教徒，旋分發星加坡英長老會教堂，從事傳道

，歷任石叻日里諸埠教務，成績卓著，商民信服，君雖羈身域外，而救國之志，未嘗一日去諸懷會羅仲霍在南洋運動革命，君聞其演說，愛國熱血，盈涌不禁，遂因蕭錦蘭介紹入同盟會，向之一心宣傳教務者，至是更熱心宣傳黨務，華僑信從革命者，益蓬勃而不可遏矣，辛亥春，黨中決定由廣東大舉，熱心革命者，無不踴躍從事，君與同志馳至

香港，其母聞之，以書促其回家，且以誕辰宜歸爲言，君復書道不能歸意，并附以詩云，回頭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慚愧劬勞恩未報，只緣報國誤烏私，嗚呼，此寥寥數句，而摯性決心，俱可見矣，至三月二十九日，隨黃興入攻督署，力戰而死，遺骸與諸烈士並葬黃花岡，君父諱善昌，母氏聶，俱老壽，妻劉氏，子一，名坤。

## 李晚烈士



李烈士晚，一名晚發，字晚君，雲浮縣路心村人也，貌豐腴而性峭直，每厚自期許，童時嘗憤差吏貪橫，騷擾鄉閭，謂吾他日當掃除此輩爲民害者，父老聞而奇之，願家貧，早歲輟學，從事耕鑿，成年後不甘蟻屈田間，乃出香港習車衣業，以是得與開通之士近，始悉漢人蛭伏於滿人勢力圈下之患害，每談國事，輒熱血潮湧，鬚髮戟張，聞南洋多革命黨機關，卽輟業出洋，請願入黨，矢志實行，入吉隆埠中國青年會，遇社會公益事，無不力助，光緒二十五年，偕同志數人返粵，租借本邑腰古墟汛地前民房，爲諸同志憩息之地，事聞於官，將捕治之，幸得消息，不至被逮，遂復出南洋，辛亥從克強至港，組織



機關，謀入粵省發難，本欲於四月初旬起事，不意事機洩漏，二十八晚，警吏已着手搜捕，有某機關分部被破，同事被捕者數人，克強主張速行發難，斯時諸路同人，意見不一，多欲解散以待再舉者，克強持不可，君亦力贊其議，謂吾輩此行，早置生命不顧，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今明知無濟，祇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爲犧牲，庶足以振聾發聵，使國民皆知救國之義務，而其表同情，其收效正不在遠，遂於二十九日申刻同攻督署，力戰而殉，爲七十二烈士之一，古人謂死有重於泰山者，其此之謂歟，君年方三十八歲，有志未竟，論者惜之，迨九月十九日，黨人在武昌發難，革命竟成，廣東亦於是月光復，相距不出六閱月，謂非由諸烈士之浩氣英風所感召而致者乎，又胡得一時失敗少之耶，遺骸合葬黃花崗，有寡妻區氏，嗣子可滔，尙幼，聞其族人爲立專祠於腰古墟，以留紀念，亦可風已。

## 郭繼枚烈士



郭烈士繼枚，增城人，尙新之孫，瓊之子也。生於南洋吡叻務邊埠，母早喪，烈士聰穎，自幼就傳習英文，後就壩羅育才學堂，中英文字，均明大略，稍長回里，每靜談，必述革命說，意甚傾慕知者咸異之，庚戌夏，復南遊，慨然入同盟會，是歲冬，父爲之訂婚丘氏女，將以戀愛心奪其愛國心也，烈士曰，男兒有志未遂，何以家爲，戚友協勸，始勉強迎歸，辛亥正月，黨謀定，還粵舉事，瀕行慰其妻曰，我懼卿矣，此行成敗不可知，願毋我念，倘有不側，幸卿爲我盡存可矣，正月二十九，偕余君東雄返省，三月二十九，隨何君克夫，受黃克強先生命，炸清督署，冒險爭先，不少畏怯，事敗，偕何君克夫退

至大南門，彈丸俱無，慘被戕害，嗚呼痛哉，時年十有九歲。

# 余東雄烈士



余烈士東雄，南海佛山人，吡叻巨商廣晉君次子也，母何氏，兄東祐，照爲佛山同盟會幹事，少失怙，有孝思，自幼聰穎絕倫，寡言笑，貌娟好如處女，初學英文，比稍習中學，與郭君寶榮，郭烈士繼枚，比鄰，共習拳術，屢與二君登山射獵，鎗無虛發，嘗有由國內

新到璋者，不諳土語，爲土人所欺，烈士挺身斥之，蓋其愛種愛國之心，有如是者，猶堂兄某，吡叻著名巨商也，烈士遇經濟困難，有友勸其登門借貸，則曰，人貴自立，吾輩豈搖尾乞憐者，年十五，聞郭君應章有革命黨名，訝之，後得悉宗旨乃與二君要求應章爲介紹，入同盟會，應章知三人志堅，允之，後屢欲謀暗殺，奈素未一回祖國，不諳

中國情形，及庚戌冬，應章出檳城，會孫黃趙諸公，知國中民黨將有大舉，以告三君，三君力求應章修書介紹回國，應章君初不允，蓋二烈士皆鮮兄弟，若有不測，不獨傷烈士親心，且關係嗣續非輕，嗣求之再四，應章君見其志不移，允之，將成行，而寶榮一病不起，二烈士灑淚握其手，寶榮嘆曰，本欲與二兄同心救國，奈天不假年，不遂吾志，二兄好自爲之，一慟而絕，二烈士揮淚視殮，痛若骨肉，乃于辛亥正月二十九日，同繼梅由叻回國，母不知也，抵省居九如坊十號屋，由省寄信告其母，但云前往上海，不日即回，蓋權詞也，至三月二十九日，偕羅烈士仲霍，何君克夫，前往攻督署，奮勇直前，連發三炸彈，斃衛隊多人，即至署內，不見張鳴歧，反身欲出，適防勇蜂集，彈如雨下，竟殉義焉，嗚乎烈已，君之年僅十有八，然其名已不朽矣。

## 黃鶴鳴烈士



黃烈士鶴鳴，南海西樵大渦鄉人，家貧，幼在粵之十八甫河南學機器，弱冠，赴南洋星加坡，自設一小機器廠，營業頗見發達，嗣受外界激刺，痛祖國之淪胥，強鄰之逼迫，皆由滿清主政所致，遂破產以營革命，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專任製造炸彈，及秘密運輸，既

復從攻督署，事敗死之，有老母八十餘歲，遺女一，妻一，妻何氏，光復時猶繼烈士之志，盡瘁國事。

## 勞培烈士



勞烈士培，原名泮光，字肇明，廣東開平長沙塘鄉人，父英煜，生三子，伯名鉅光，叔名燦光烈士其仲也，性至孝，聰穎而有志，嘗齡入學，便有華夷之辨，年十四入天主教，尋隨神父劉音望，往潮州揭陽傳道，十八回鄉省親，父母欲與論婚，烈士以匈奴未滅，何最盛，烈士慨然加入，旋在黨中辦晨執，受職其間，所得薪金，盡寄爲仰事費，並時函問兄弟起居，其孝行若此，三月廿九廣州之役，烈士殉焉，嗚呼烈士與方聲洞，林覺民等，不特忠於其國，並孝於其親矣，就義時，年僅廿六。

## 周華烈士



周烈士華，字鐵梅，廣東南海鷓鴣鄉人，幼孤，家少康，爲人寡言笑，然好交游，性任俠，以是家中樂，從其兄天祥經商龍州，旋入安南，時革命黨人寢盛，君慨然加入，丁未七月防城之役，君掌軍需，轉戰月餘，餉需漸匱，君乃與劉輝廷等六人，由戰地往安南，

謁見孫中山先生，請示行止，比抵法界平寮，卽被扣留，逾年，遞解星洲，旋服務於黨，辦中興日報，及民鐸劇社，成君乃投身社內，現身說法，周流南洋英荷暹各屬，僑民受君感動者不尠，庚戌廣州新軍敗後，孫先生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與各埠黨中代表開會於檳榔嶼，決圖再舉，君聞之，決然與南洋同志先後返港，三月廿九君奮不顧身，兼攻



督署，力戰死之，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回粵，烈士母往謁孫先生，以烈士無子，郵款三百，命爲立嗣聚妻以延宗祧，其母遵命，以姪盛芳爲嗣，母享壽七十餘，至十七年而逝。

## 杜鳳書烈士



杜烈士鳳書，粵南海，金蕉鄉人也。少往星洲習機器，由黃鶴鳴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與人談至國亡故事，未嘗不歎歎太息，有道及陸皓東史堅如吳樾徐錫麟秋瑾諸先烈，則景慕不置，蓋君之蓄意犧牲復國，已非一日也，辛亥黨中圖大舉，君與南洋諸同志紛紛返國，

三月廿九之役，隨黃興進攻督署殉焉，嗚呼烈矣。

## 羅聯烈士



羅烈士聯粵南海良登鄉人，向隸營伍，乙巳，往安南業商於河內廣隆什貨店，聞革命主義，烈熱血滿腔，由鄆應介紹入中國同盟會，卽棄業返粵，復投身軍界，從事運動，詎志不遂，返鄉，辛亥春初，黨人圖大興，物色選鋒，陳春以君胆力過人，乃入鄉約同來省，三月廿九之役，隸何克夫部，進攻轉戰小北被執，初繫番禺獄中，族弟惠南等往探問，烈士曰，吾必捨生取義，望諸弟能繼吾志，旋轉解水師行台李華處，嚴刑訊問，烈士不屈，至四月初八，與饒輔廷羅遇坤三人同時就義，臨刑猶高呼中國非革命無以救亡，望後起者努力前進，勿中餒云，妻杜氏，無子，以姪與爲嗣。

# 羅遇坤烈士



子漢強一人。

羅烈士遇坤，（一作裕坤）粵南海良  
壘鄉人，饒胆畧，富膂力，曾服工於安  
南海防廣隆昌機廠，丁未鎮南關之役，  
君任運輸之職，辛亥三月廿九，廣州之  
役，君隨黃克強進攻督署，轉戰各處，  
中敵甚衆，彈竭被執，於八月初與饒輔  
廷羅聯三人，同贖就義，妻梁氏，遺腹

## 李文楷烈士



李烈士文楷，名芬，廣東清遠縣人，苦齡受經，粗通典籍，壯隨季父經商粵垣，爲人豪邁不羈，尤喜結納，而酷嗜施耐菴水滸，或詰之，則以慕草澤英雄卓立故，後家道中落，故操印刷業，已酉，就役星洲晨報，庚戌冬，黨人謀大舉，李聞之，撫髀笑曰，吾致志祖國之時機至矣，遂束裝，偕羅坤北旋，臨行，其黨設餞筵於酒樓，爲李君壯行色，酒酣，李君起與同志握手話別，慨然曰，此爲吾與諸君最後之相見乎，淚隨聲下，聞者黯然，旣又曰，今日祖國風雲，日急一日，君等皆漢族男兒，幸勿自棄 舉座聽之，蓋李之心，早置七尺軀於槍林彈雨中矣，明年，廣州事起，李偕衆人奮勇前進，與清軍巷戰至一小

時之久，斃敵甚多，李身中數彈，猶奮力直前，血流如注，卒以傷重仆地而死，行年二十有五云。



廣州市惠福西路

宏藝印務公司

(電話查查捌叁肆)



# 聚豐書店

北京東安市場丹桂商場甲14號電話(5)0372

書名

第 K51P26 號 基價 9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初版

編印者 廣州先導社

